叢書堂鈔善本

葉石君手
採跋

此書毛氏雅写刻本以此校彼
多所是正且幾及三百年舊寫
本更為罕見讀者宜寶藏之

廣川書跋

上

廣川書跋卷第一

東平董逌彥遠

父乙尊彝

李丕緒得古彝銘曰作父乙尊彝其下爲雞形或疑其制余曰此古宗彝也其在有虞氏之世不然自商以前其制得於此未可知也書曰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孔安國以繪爲會謂彝尊亦以山龍華蟲飾之鄭康成曰宗廟之形器鬱尊虞氏以上虎雞而已聖人以飾尊則於服以宗彝所飾而爲絺繡自漢至今學者皆疑之以父乙尊考者可以信也方虞氏尊用帛雞則非一器矣丹

蔡陽氏得祖丁彝為帝形考古圖不能推見虞氏宗彝之制廼謂兕形古人飾器各以其意虎為義雖為智觀其飾可以知其意雖禺屬其尾岐出今於彝可考而見也或曰乙丁商人尚質其称蓋云考之於礼幼名冠字謚自周以然其在商夏則以丁壬癸甲為別知虞氏之世亦若是也記者尤曰辛壬則於名可知矣

雖敦

祕閣有敦其實鼎也政和三年内降宣和殿降古器圖凡百卷論形制甚備於是館下以藏古器別為書譜上校書郎黃伯思以圖示予曰商素敦者其高五寸五分深四寸一分口徑六寸七分其受八升重六斤有七兩皆今之權量校也其制兩雖首耳下有珥蓋其尾岐出且曰古敦之存于今者若周宰辟父敦散季敦邾牧敦戠敦虢姜敦皆有欵識此器特異疑為商人製也今考之雖禺屬其尾岐出古之宗彝也自虞舜已然豈特商邪於是定以為雖鼎

罍尊

王得君藏山罍且世寶之嘗曰昔梁孝王有靁尊戒後世善寶即此器也或曰尊罍異制不得同名余考

之漢謂罍尊蓋彝卣中尊也然則罍大尊可知也古之酌酒皆取之罍故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則罍謂之尊可也應卲曰罍畫雲靁之象以其為蠡故飾以雷者此其文也鄭康成謂上益刻為山雲靁之象如此則孝王之罍蓋夏后氏之尊也夏后氏之寶矣禮曰山靁

伯作父丁寶尊彝銘

傳言人年二十有父之道朋友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年五十矣耆文轉尊又舍其字直以伯仲別之此周公定禮別出變殷制此如今曰伯作父丁殆以名著不諱其死此殷禮也殷人無字見者又伯仲之稱不必五十故以生號仍為死後之稱則父丁是也若二十稱伯則以甫其配之五十之後直呼伯仲殷禮異矣

仲作辛鼎銘

伯仲之叙別長幼自堯舜以至三代畫然惟稱著則異夏商不待年五十凡長則稱伯次則稱仲周人必待五十而後稱伯仲此其制文也仲作辛鼎以可考者以名知之辛壬丁甲而惟殷為序而伯不配甫者亦殷道也禮緯曰質家稱仲文家稱叔又益知其說

信然

貍首豆

祕閣古豆制作甚樸趺為函獸或以其質曰商人豆也政和三年祕書考定古器以函獸為貍謂射以貍首為節其制以豆示於小獸不遺故以備乾豆宴賓客因曰商貍首豆或以問曰貍首為豆禮呼曰非也昔之制禮諸侯以貍首樂歌也射以樂歌為節故其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夫如此故詩以時會為意而且有燕也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燕禮所用

饋食之豆薦羞之豆恒豆水物加豆陸產其用則燕器也燕器無異制則又有貍首以為別邪且刻畫祭器慱庶物也雖卻仄連紆之行脰注旁翼股胸之鳴求以備物為飾不有遺也故雖翼而飛廉爪而饕餮攫而兕虎惟所宜而設焉其以小獸而自私哉余恐議者未嘗得其形制也如騶虞采蘩且又寓之籩豆簠簋之間耶

著尊

內府古尊昔嘗出示于故朝人得圖之無足無銘刻腹為獸首附肩著耳安定胡瑗曰鬴無脰著足壺尊無足嘗疑其名又謂尊以魯壺是其制也今考周官

朝獻用兩著尊饋獻用壺尊以壺尊蓋祀器也古者饗用祭器為禮之重自用著尊不類引以為据誤也禮曰著殷尊也著尊為著略尊故說禮者言著地無足如此定為著尊可以考矣古者著鼎無足則凡著地無足皆以著名之

商觚

祕閣有觚二其一高七寸七分深五寸一分口徑四寸五分受一升其二高七寸深五寸三分受九合其制無四廉樸素不文或定以為商觚古量比今終及三之則其受一升當古之三升不得為觚也孔子曰觚不觚觚之形以為觚者以有觚也觚以廉制得名則無廉厲者非觚也漢世以周之文敝而欲得三王循還之政且謂救僅以忠則質尚矣故曰破觚為圜漢不出觚為廉苟以尚質趣便則去其廉隅此漢人之所為也後世不考其制以為此但取喻不知觚破可無其事而假以說邪古者操觚執簡以有記也惟有隅故可以書今觚無廉而以圜成者此豈知古人之立制哉

象觚

祕閣有觚高八寸一分其容六合有羨上下為雲雷

飾廷為四象或以問余對曰此象觚也禮射人升立于序西東面主人盥洗象觚升實之東北面獻公公拜受爵觚之別如此或謂以象飾者為象觚然觚亦為象飾耶曰觚容三升是亦觚也特容受有差故以名異鄭康成曰觚有象骨飾也故為象觚切謂當漢之世古器存者盡矣其在丘墓者未出故不得見之則制飾以象骨者漢人制也康成推漢之制論之故不得於古

一柱爵

秘閣有爵一柱以度板之高六寸七分深四寸一分口徑六寸五分闊二寸七分容八合飾以雲雷下為饕餮狀崇寧三年余至館下識之歎曰礼之廢久矣二千年後誰復傳此器也今天子以興礼樂為務意者天以三代之礼行乎不然此器何為出也或曰爵必兩柱猶鼎敦之有會簠簋之有蓋也必三柱加上以覆持之爵有玷反而加其上者以有柱也今為一柱意以蒲必覆其著戒乎曰非也爵有舉舉必反酬故更爵易觶此禮之用於獻酬者也若夫燕禮進受虛爵降奠于篚則以君尊不酌也廉禮以虛爵入于房則以不貴酒也虛爵無玷示其醻也然後受洗則

虛爵不易且不及也故一柱為主古之為器以雲靁
為飾非特謂氣烝而澤潤其以為物之需者如此至
于饕餮異獸也以是文之爾今財為饕餮古
之著戒至此極矣不必以自食其身為太甚也

牛鼎

牛鼎無名識昔內府出古罍使考法定制工官圖其
狀求余識之曰深八寸分徑尺有八寸其容一斛刻
文塗金世不知所本乃考禮圖圖有牛鼎承鼎其足
以牛承為飾可以得其名矣鼎足尽為牛首知其為
牛鼎也荀爽曰鼎象三公之位上則調和陰陽下則
撫育百姓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三
足以象三台足上皆作鼻目為飾羊鼎五斗天子飾
以黃金諸侯白金大夫以銅承鼎三斗天子諸侯大
夫飾之如羊鼎士以鉄飾之三鼎形同以足為異然
則承鼎則天子諸侯大夫士所得共用也羊鼎自大
夫以上有之其別以飾至於羊鼎大鼎也惟天子諸
侯有之其飾以金者天子器也以爽說考之合矣其
三代之所用也

祇閣方鼎

二方鼎

其一高二寸二分二寸八分深一尺三寸九

分口徑尺有七寸三分受大府之量一柘七斗五升
又一高減一寸二分深減四寸四分其受量揖二斗
三升足四承其下形方如矩鼎之制其見如三禮鼎
器畐者最古謂以銅為之三足者鼎也其後劉向謂
湯使人持三足鼎祝于山川漢得魏雎適三足故有
司以藉其說謂泰帝与神鼎一黃帝作寶鼎三禹鑄
九鼎象九州皆嘗享上帝鬼神其空足曰鬲以象三
德諸儒許真蘇林如淳顏師古輩皆謂禹之鼎惟其
三足以有承也韋昭以左氏說莒之二方鼎乃謂其
上則方矣其下則圜與祭用鼎鬲無所異方其時古

鼎存者尽廢其在山澤丘隴者未出故不得其形制
然亦三不知考於古也昔禹使飛廉析於山以鑄鼎昆
吾使翁難乙灼自若之龜鼎成四足而方不灼自成
不牽自藏不迁而行自而古之為鼎四分其足以有
承者雖貢猶然知鼎之方者亦得衆見矣今世之有
魯公文王方鼎有單饔方鼎有王伯方鼎有陀員庚
子方鼎惟秘閣方鼎其大受其飾為羊此古之所謂
羊鼎也或曰魯公方鼎其名為尊彝單饔之鼎其銘
從彝王伯之鼎其銘為寶齍其制與秘閣方鼎相類
特容量不同其名異者何哉余考之曰禮有六尊六

彝以待祼六尊以待祭祀賓客及祭之日衷齍盛告
潔故逆齍以受饍人之盛視鑊以受享人之腥古人
於此雖異制矣然彝卣罍司器而尊則與彝同薦太
祀六號器同謂之齍蓋以彝器為常器齍以持而獻
也故黍稷稻粱醯醢牲牢同謂齍者惟所用以有別
也傳曰以壺為尊然以鼎為尊以鼎為彝以彝為齍
其謂尊彝與齍同制有所本矣今考父癸方彝其制
鼎也孔文父歙鼎其制尊單鼏從彝其制鼎盉與觚
皆具蓋宗彝常器也尊鼎常薦也其從以享者隨器
以名之古之於宗器其重如此

古豆

祕閣有豆其制甚備中直而下承有附如盤禮官疑
之政和三年詔盡出古器俾儒宦考定蓋朝廷講禮
既備將大革器　以合三代或以問余豆之制不同
何哉余曰禮既所設其器異也詩曰于豆于䋣傳曰
瓦豆謂之䋣豆之制則同毛氏謂瓦為䋣木為豆不
知古者銅為蓋有制也夫五齊七醢七菹三臡此豆
實也清廟未食則為朝事以菹臡為薦至于薦孰則
蠃蠯蚳魚尸既食矣后夫人亞獻故有加豆房中之
羞主婦右之則有羞豆加有鐙有校故禮曰夫人薦

豆執醴者捘之執鐙此加豆也豆今存者已衆其鐙不具者朝事及賓客饋食之器也若右夫人當献于戶則執醴者供之故受夫人以豆而執鐙醴有嚴其分者雖一器猶有存也鄭康成曰豆以木為之受四升此宜梁正阬湛相承以自絕於礼者蓋漢世其器未出故諸儒論之如此

蟜足豆

上方出銅豆蟜䵣有蓋蓋有柱無銘可考礼李號蟜足周豆足為盤蟜其名以此然高九寸一分深三寸二分口徑五寸四分其容三升見於礼文此周豆之制也嘗考古豆之見於今者也得而存之矣惟此有蓋存焉其與簠簋之制同也傳曰蓋謂之會會有柱可仰以食故饋食礼曰佐食啓會卻于豆南先儒謂佐食者取會卻置而奠之以侍尸入而食公食大夫禮曰賓卒食會飯先儒謂取飯於敦蓋仰會而食置其餘以待餕也夫豆宴豆臝蠯蚳魚其為加豆并蒲筥笋羞房中之豆馳食糝食不為飯器也呂靜曰飯器謂之簋古之為敦甗盤杅亦或用以為飯之薦然仰會以飯自豆以分古之食禮如此特牲饋食礼曰筵對食佐食分簋鉶注曰分敦黍於會為有對也敦有虞氏之器也周制士用之變敦言簋容同姓之士得以從周制也

羲尊

將作監李戒出古銅牛以示曰此謂羲尊於禮圖考之不合余謂古之制羲尊後世不得其制故礼圖者失之鄭康成曰畫鳳皇尾媻娑然今無此器當礼家錄禮器則依康成為据昔劉杳號博識雖知康成為誤猶為謂刻木為鳥鑿頂及背以出酒昔魏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作羲牛形晉永嘉中曹嶷發齊景公冢又得二尊亦為牛象杳蓋未嘗見羲牛分其首受酒則又昭合如全牛時受酒受飯則開而出內之以是為異杳乃為鑿頂及背誤也康成當漢氏此器果未得出宜不得考其制如阮正聶崇義則二器已出雖未嘗見魏晉梁齊書盡得考之矣乃畫牛負尊何其愈陋也今世此器此見禮器故可知或曰杳謂以木為之何也余謂古者亦以木為尊故曰溝中斷木以為羲尊知其有据木久則懷世不復傳今人見者赤皆金也謂古不得以木為尊是待目見而後信者可與論礼制哉

尊著

著尊殷制也其制範樸古無復疑者昔內府出周著尊文采繁縟夔躍龍翔靁回雲紜有旋動之執此固

為周制也又有獸傳翼而飛或曰蚩尤之形也夫榆
剛蚩尤銅頭石額飛空走險故古之鑄鼎象物則必
備之或曰蚩尤著貪攀之戒不以此論也鋭啄決吻
数目顧脰小體騫腹古之所謂羽属刻畫祭器以備
制為薦所以致飾也

虎彝

廬江李公麟得彝於新鄭銘三字余求得之并圖其
器京兆呂大臨曰兩首耳飾以虎首蓋虎彝予攷于書
宗彝謂虎雖也方虞氏世宗彝之文如此其會於裳
則雖備舉矣嘗見父乙尊為虎然虎雖雖飾宗彝非
一器盡備疑宗彝之飾各得其一以見當是時二者
二者皆見於宗彝故古器之存於世無一物備載一器
知奉宗彝以見二物也伯時虎彝則異父乙尊為虎
以飾耳非虞氏制也昔周人追享祼用虎彝雖彝自
為二器蓋周所制也

雖彝

考古圖曰秘閣所藏大小七器形制略相似其二大
者為行獸二首及身有班文似虎而岐尾如雖腹下
空可以縣故為錞崇寧三年余就館中求之信然後
得王氏古彝其制如此則古宗彝也方唐虞時宗彝

之制如此其以為絺繡放此而已後世作器文彩日以加縛故有隱起雜飾不復樸質如古故今之所見雖彝或器各自別知三代皆用此至周其制漸改於古余嘗求宗彝未見有二物同一器者蓋嘗疑古不必一器具此或二器同為宗彝故書本虎雖但曰宗彝其說在祖乙之雞彝至此余切疑之其為班文者虎也岐尾者雖也此豈古之備二物於宗彝制耶

罍洗

祕閣有罍其高若干容若干洗若干其徑尺有六寸口按罍洗皆水氣也燕禮設洗於阼階東南當霤罍水在洗東蓋古者祭祀燕會皆用罍洗所以也罍貯水洗受水凡行礼盡然君尊不就罍故有匜盤皆以致潔也洗飾以雲雷與罍同器也或謂洗以龜魚為文取精潔之意不然龜魚皆水虫而或又飾以藻荇此皆以類取也不必過求且又以藻荇可羞於鬼神邪

烏鍾

祕閣烏鍾自上降出其高八寸二分口徑六寸三分其重若干鍾之制甚質鼓間用大舞間容四于間不及鼓二無旋虫統數疑周初之器文未縛也其銘作

烏秘閣謂疊烏為象以自別鼎余考古文大抵皆畫也畫以象形則古之所書如此昔籀文烏象烏形而點目以烏目可見烏目不可辨篆文曰從烏而鳴亦烏之声也古人制字可以類得之矣或曰流水伏屋為烏此周夷命之符也鼎著以烏玄宜本於此考余疊鼎皆以銘器安知烏非銘其以名著耶

御府有鍾無款識可考然鼓間一雲一靁此銘也古文畫以象形而為之說者以為周鍾理或然也秘閣以權度板得高六寸三分衡甬高三寸三分兩舞相距五寸二分橫四寸兩棗相距六寸橫四寸四分考其制于鼓鉦舞其体也甬衡其柄旋幹其所縣也篆有四以介其面也枚三十有六所以鎮其浮周之制以其鉦之長以其甬長為之圍是故大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為之厚為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為之深而圍之今考其度略相合矣然後余信以為周人之作也

古盤銘

古盤銘得之河南輩氏其銘為舉蓋而進之此其義也朴質不飾有足以承此殆古之匜盤也匜以注水承水於盤不使水柀於此尊者之所用也

叔郭父簋銘

臨江劉原父得銅簋考其識曰叔高父作煑簋余按古文高當作郭煑當作旅郭象城郭相通旅猶為中為衆與今文無異蓋人三衆也簋形圜而隨如龜原父目嘆礼器敗亡得此可以證礼圖誤謬今且所用簋疑禮家無所據依崇寧五年紀城得銅器数十物有内圜外方如桶其形者其蓋正作龜形容量不及今六升纔三合余考之知為簋也傳曰豆寔三而觳豆為四升則簋容一斗二升以漢量校之周一斗一升有奇魏齊權量於古二而為一周隋則三而為一今之量法猶當魏隋之中則不及六升者正周之斗二升也古人制器隨時則異後世偶得一物即據以為制不知三代礼器蓋異形也又諸侯之國得自為制豈必盡合礼文哉今所見宗器自為多制鄭康成謂制之同異未聞蓋古人慎疑如此

伯考父簋銘

陳氏得古簋其父曰伯考父作此寶簋形制與原父所得甚異不知其為何代器也然古以敦槤瑚簋為同物漢儒考定皆黍稷器也前世禮官謂簠簋以銅而後世以木者非也鄭康成曰郭有尊者器飾蓋象

龜周之禮飾蓋各以其類龜有上下甲則所論已異
質公彥唐人名知禮其論簠簋曰以木為之容斗二
升上刻以龜如是而已豈不知旊人為簋其用以銅
者自周有之而夏商則或以玉今簠簋有幸而存者
皆銅也若旊瓦刻木則宜世久不得見周之簠簋大
夫刻為龜諸侯飾以象天子飾以玉則隋而圜以象
龜蓋者諸侯制也刻以龜而為飾於蓋者大夫制也
後世以大夫之制行於天子且以享帝則非矣禮家
不論於此

伯爽父銘

古甗皆有稜其下可爨其上可冪以為烝塵者
也許慎言後改為甑甗形相類不可便為一物特後
世甗廢而甑獨存也觀廩甗司空濯豆籩便知非甑
矣甗在漢讀若言在隋音彥今人作偃不知聲類所
以改者何也古者鼎俎簠簋皆有數故其次者謂之
旅旅言其衆又曰亞也獨甑不見上下之等與其數
如何今其銘曰伯爽父作旅甗知古之為甗以備薪
烝者非一器也考古圖以爽作溫今板櫓書溫之文
若此孫炎翻以余廉謂進也王存又瀘水篆字亦若
此然則字當為瀘

旅匜銘

此器類觚但容受勝爾孫炎翻字作移尒隋韻如為頤音古今之言異也昔人得於萬年堌中歐陽文忠釋其文曰弡伯作煑匜考之古字煑當作旅以玉存又書考之匜則沱字今文以沱為池宜世不加考也禮器有匜而無沱匜為方中也則此器為匜可知古人於書凡器用則外從方古文為匚若缶為匜柾為匜籩為匽籩為匽其取類衆矣篆文匜从方若缶而古文不用疑昔人作字務從簡古或玄其方故後世疑之禮家論匜渭為盛水器陸法言劉臻以為類稀蓋古所用以酌也漢人或謂形類羨魁中有道可注以水故贏奉盥公子揮之今考其制与羨魁異矣是匜之類不以疑漢人所見異也

鬻簋銘

先秦古書有鬻鼎鬻簋楊氏古器圖而有甗永叔集古皆存其名不廢或曰以火亨鬻不知簋盛黍稷且又可享鉦耶考其文協當為旅今字學諸書有據可考不知諸公皆以為鬻何也古之食礼有正禮鼎又有陪鼎而進黍稷者以簋進稻粱者以簠故八簋六簋又有一物而二簋者皆旅陳於席則以衆列而進

者皆謂之旅言其甗旅者亦周以享享非一器也

尊鼎銘

李保季得鼎長安耕者其銘曰集作尊鼎萬壽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夫尊鼎異形其制以鼎者北鼎尊也呂大臨疑孔文父歙為鼎壺尊之屬而銘以鼎蓋古之制器自有據而鼎之制亦不一矣惟其用以銘之唐開元十三年萬年人王慶獲寶鼎是也

廣川書跋卷第一

廣川書跋卷第二

石鼓文

田車既安鋚勒馬口既簡左驂旛旛右驂騝騝其連反𨒪我呂𩰫躋于邍原𨒪我戎世阹陸宮車其寫禡口秀弓口寺侍射麋口豕孔庶麀鹿雉兔其口有旃神其口趯奔大口出各亞口㒸側口執口而勿射口庶庶趯趯君子迺樂𨒪我水口衡道既平口既止喜𨒪口剛則口天子永寧口佳惟丙申我其用馬既口康康駕口左驂口驖、驖騋𢦏武口女不口輸翰𩃬霾口谷謂夭及害不余及

天霝靈兩淋流迤湧盈湛溝君子即步馬口水流汧殹
翳洎〻淒〻口舫舟甾逯歸口鄘廊徒騕蒐佳舟呂
道我陰我极其輙反深呂口戶水一方勿口心其奔其
敷敔其吏事吳人虞蠢怜亟極口執救口敬口𢧵載
北口勿竈奄勿伐之而出口獻献用口大祝𦎫高口
𢧵藝孔口鹿寍逢中中孔口圃圃鹿〻口我其口𩰫
〻疃天口求ナ有口是
皮被口𧻚驕〻馬羹薦口晳莽丹敓徵一作放雉立口其
一口之邀我車既孜好邀我馬炕同邀我車既孜好
我馬既駐騊君子龕〻員邅〻鼐荐鹿速〻君子之

求口酓首弓茲巨時邀我既敺其未趩許建反𩰫炱口即
時邀我麀鹿遫遫其来酓既邀敺其射口其脀豚一作括它臘反
蜀
湃毀翳沔炎炎皮淖淵縵鰋鯉處之君子濠之漁滿
滿漫ナ有𩰫其荐𧻚𧻚帛白魚𩰫〻籃氏鮮黃帛白
其鱱魚容反ナ鱄射ナ鯿平亜反其胡炙孔庶臠之𩰫二生冀反涇
涯𧻚〻遄其魚惟可何佳惟鱮鯉可何呂橐普到反之
佳楊及柳
而師口弓庶〻左口滔〻是戴熾口不具徫信溆口
具盱許子反来口其寫措尖光具口来天子来口嗣王

始口古来猷作邍原陟作衛道迣遄除鼾帥皮被陟
莽莽為川里微徼徼迺罟櫜栗柞棫其搬格公之反肅二
需作冓鳴亜簪若其咢華口所遊壑憂籃道二口旨尌合
頷孫
欒車口奉奏敕真口弓孔碩彤石矢馬其寫禡六轡
口徒騣蒐孔庶鄭郭口亶宣持首車飢載道口徒如
章原瀑陰陽趍駪六馬射之樊拙迂途陽迂途六馬
如常獸鹿如口弓賢迪伸禽口邐邑丑略反異
世傳岐山周篆昔謂獵碣以形製考之鼓也三代之
制文德書於彝器武事刻于鉦鼓征代之勳褰於兵

鉞其制度可考後世不知先王之典禮猶有存者鑿
山刻石自是昭一時功績唐時世諸儒以石鼓謂無
所據至謂曰臘之碣蓋未知古有制也歐陽永叔疑
此書不見於古逮唐乃得於韓愈韋應物以其文為
疋頌亦恨不得在六經推大著說使學者肄業及之
其驚潛動蟄金繩鐵索特以其書〻傳尔顧未暇掎
摭其文列之部類中後世得考詳方唐之時其文
隱顯未盡缺落徵詞索事或可得之而愈應事徒知
校臘受朝賜宣威靈憺讋夷夏故愈謂此為宣王時
應物以其本出岐周故為文王鼓當時文已不辨故

論各異出也嘗考于書田獵雖歲行之至于天子大蒐徵會諸侯施大命令則非常事也故四王三公後世以為絶典然則宣王蒐於岐山不得無所書或史失之其在諸侯國當各有記矣不應遂使後世無傳此其可疑也當漢之時見鄦奇字如甄豐輩定作史籀書實蒙以為宣王獵碣而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張懷瓘以此本車攻詩曰考合前說且曰諷畋獵之所作也愈應物其書籍之則有据矣然諷為美其知不得全於文義見也傳曰成有岐陽之蒐杜預謂還歸自奄乃大蒐于岐陽然則此當岐周則成王時矣方楚合諸侯永大蒐禮者不知宣王嘗狩于岐山以合諸侯況小疋所莫其地本東都又選車徒無大鄦令則不為得盛節古者諸書不嫌同文其据以此便謂宣王未可信也呂氏紀曰蒼頡造大篆後世知有科斗書則謂篆為籀漢制八書有大篆又有籀書張懷以柱下史始變古文或異謂之為篆而籀文蓋以其名目著宣王世史所作也如此論者是大篆又與籀異則不得以定為史籀所書叔向曰昔者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楚陽楚為荆蠻置茅蕝當時以為重禮故後世不得泯沒豈宣王蒐岐陽世遂無聞哉

方成康與穆貺頌鍾鼎之銘皆番吾之迹然則岐陽惟成王大會諸侯則此為番吾可知書言成湯狩于毫故後世有毫亭宣王狩于敖其在地記則著敖亭詩曰選徒于敖其事可以攷矣周書紀年於蒐狩之大皆書則合諸侯而盼大命亦一見於成王此其可信也昔人嘗怪自漢以往好奇者不道此書迺不得秦文若者猶得人入録藏之當漢号史書則以刻畫奇崛蓋亦不得盡其文則其不見道固宣獨怪愈於唐中世傳之乃謂勒劃以告萬世又恨聖人於詩不得見之石鼓之說自杜甫尚歎不知愈何以知其意

比魯公尊彝銘文

謂編詩有遺也或曰此成王時詞則頌声所存聖人不應去之果有豈不知邪曰轡之柔矣作洛皇門此周公作也詩書不得盡見將一時所証非理亂所係不乞施後世者不得著也其目後代亡之亦未可知也曰于信為成王頌古篆魯旅同文劉炫謂有文在手為魯疑不得若此其後得古文此字傳模既失又改為米李陽冰以文當如是蓋為魯也秘閣有銅尊銘作國公諸儒不能考定或以為鬯者非也以古文攷之其書以鹵為曾在漢尤然其作國者蓋古者簡質其省文亦有自据定世不得而知學者每諸謂

侯不得祭天子而魯獨用天子禮樂二載為書其謂
說可信至於二王後而得稱公此周之所以崇魯也
故魯公拜後不以為過蓋自周公時伯禽稱魯公矣
夫今攷此銘合於禮書其尊彝則自有制也

韻伯尊彝銘

韻伯尊彝臨江劉原父得於長安制形類郭而大其
重若干其容若干附耳為奇獸口圜上周以回文下
書為雲气以禮攷之罍也周之廟獻其上列尊彝故
刻銘以此彝尊自是二物有彝則有舟有尊則有罍
其制如此罍之二制宗器自宜有序則彝舟尊罍以

次列矣其銘曰彝尊舉其大也傳曰彝卣罍器也
又曰彝為上尊為中罍為下形如壺大受一斛但
此器亡其尊彝惟罍存尒攷於禮書羲象著壺大
山此尊也鷄鳥斝黃虎蜼此彝也若罍則一矣其
制皆為雲雷狀其上飾以回下飾以文回為古文
靁字故以鷄彝盛明水以為鳥彝盛鬱鬯以羲尊
盛醴齊宗廟七獻二祼為奠則尸歠七可以獻諸
臣故子男則五獻是尸歠三可以獻鄉大夫三獻
無二祼直有酳尸三獻故王酳尸曰朝踐之尊醴
齊后酳尸用饋獻之尊盎齊其臣卑尸酢賓長即

此石鼓文跋耳

用罍尊禮曰廟堂之上罍尊阼羲尊在西然則古人自以彝尊同名蓋相序以成禮也古廷諸臣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石金飾口耳其自諸侯卿大夫何前世未有攷者則其說使人盡得信乎曰蒐于岐陽書傳在再見而車攻之獵詩以為敖此可謂無所据乎此余攷於古而知之世亦安得異吾說者知攷古而索其事自當有所得尒不待此以傳也

毛伯敦銘

龔伯宗器其子荆所作也邾以功受天子命服赤芾彤冕黃裳鸞旂則作彝器以奉宗廟因以載其寵靈可以求其禮也皇祐中長安民得於渭上銘曰毛伯內門立中庭古祝邾王呼內史冊命邾王曰邾昔先王既命汝作邑命惟亂商乃命錫劉原父以毛伯為毛叔歐陽永叔書以為据楊南仲呂大臨以鄭為邾作羿因以為證古字繁省雖不可盡攷然鄭則从奠不應至此而并不从臼其文異甚不知何以信之許慎顧野王書有鄭酈等字呂忱謂鄭為周大夫名酈為畿內地名惟名不可以字義和之而地邑或以為名亦不可知然則呂忱獨以酈為周人名者恐或自得有据傳曰原毛伯文王之子原毛之後世為王臣

仍為伯爵或本封絕滅食菜畿內故以采邑称春秋時毛伯錫魯文公命說者謂文王子封為畿內之國考其時諸侯無毛國而毛叔乃文王子其受封在滅商後今曰皇考龔伯則非毛伯鄭矣周之制食采畿內者皆以地著姓則毛伯亦其食采於毛者不必以毛國尚存而號於王畿也銘曰乃惟商亂知周之冊也周之商亂其在成王世三監之變矣然此則毛伯國未絕故知非以存其本號者然赤芾奎於本以錫命諸侯至於畿內之伯得以為寵者知為王之加賜者也

此可接上龔伯尊銘

魯公尊彝銘

夫則無金飾也韓子曰罍大器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其說雖異然今世所見惟銅則其說或可信龔伯尊彝攷於禮則大夫制也其稱蓋公原父以為非謚法所見且古文定也罌顧野王曰大也乙憲翻篆文罌與頤同文古文作醜自當从篆

叔䜌鼎銘

叔䜌作鼎考其制形則宗器也銘曰二十有三年王在宗周王命叔䜌余考於書周既營成周以居商民而以王城為周宗卜擇土中復歸西周故周官曰王

還歸在豐多方曰王在宗周其後十一世犬戎攻宗周而平王始迁故黍離閔宗周宮廟之廢周自是不復居宗周矣其曰王在宗周則知其在幽王之前可以考也史自共味前其世数最長而可知者穆王在位五十五年昭王雖不見居位歲月然穆王五十受命改元則知昭王在位之年久也昭穆皆有二十三年則叔繇作器蓋在二王之世矣銘之所書有冎彝尊鼎宗廟之器說者以木横貫鼎而牽之謂冎然易之鼎象則爲金鉉豈叔繇之鼎以爲金鼎者邪尊彝有六器矣則用本朝踐獻踐不可考也三代代鼎彝有銘多矣而曰霝終者今見於此鼎之銘又曰霝始霝終古者以霝爲善其文與今同此其謂善頌者也

伯庚父尊敦銘

劉原父得古敦其銘曰伯庚父作王始周姜尊敦世或疑舟爲舟又以爲井者其文可考朱育集字舟爲古文　周字顧野王謂舟爲周詩言舟人之子則周也古文不以其體減增上下隨其形異不能盡以點畫校也　如伯百父伯郭父鼎上下二體文皆異也此猶可以參考至至寧爲丁丁爲一省文示意豈可

畫求於點畫間邪庚父知為名矣以尊敦求其制其為有蓋飾者豈庚臣得用哉知周無丹氏井氏劉於侯國者也齊在周為六國世與姬為媾以國聘者在謚則為太姜少姜在名則為文姜宣姜穆姜在國則為齊姜晉姜衛姜蓋以國繫姓者不特諸侯之國其在大夫以采地著者猶得稱之然則其謂周姜者可以知也周之世諸侯無以周為謚者王畿周公則得号之其他非王子弟母妻則其君王后也伯庚父於書不可考然謂吾之姑者知其為姪矣礼有王父母無王姑其大称者或得号而兼之知伯庚父為齊子也或疑為王之姑者則以周為謚矣若王之姑姊妹則為姬氏或當以異姓為姑姊媵者又非周制也尊敦失其蓋不知形制所本然父飾其備盡至於捡也尊敦上分趾皆作獸形此其為有飾者也惟諸侯則得用之

商洛鼎銘

此鼎制甚大校以今大府權量為用亦若干其容若干銘曰惟十有四月既魄霸王在下都雒公誠作尊鼎原父以丁為寧其說是也周既都洛而以成周而下宮所以異宗周也識周古史考曰周公莒作下都

則今洛陽何休曰周成王所都也其曰十四月者蔡
君謨嘗疑之此蓋自王之即位通數其月尒或謂周
之十四月為夏之二月元命包曰夏以十三月為正
故管子有十三月令人之魯二十四月魯梁之民歸
齊二十八月萊莒之居請復之語如此自是古人書
時不必月嗣君未改年以月數計之邢子牙曰十二
月之科一汎恒式彼自其君即位後以月為數其時
則已再改年矣蓋循用古制服制卜傳盡書以月此
正未成君之制故昔人謂時王未改年者其說得此

盉銘

伯王敎子作寶盉其制異哉禮學未嘗攻也許慎以
盉為調味器顧野王盉為味陸法言以盉為調味鑊
蓋自周官儀礼竄失本文後俗襲誤莫知所本也今
考於書則以護為鑴而以鑴為賞〻為器盆之大者
盤則小於盆而同制矣則盉不可謂鑊孫強亦以盉
為大鑊又曰鑊大鼎也劉臻呂忱以鑴為大鍾皆非
有据少牢鐀食礼曰羹定雝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鑊
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而禮經改盉為鑊則失其制
久矣法言雖能辨其名而不知鑊非可用割亨則亦
誤也古之饗祭爨在廟門之東故初陳鼎於盉而後

陳鼎於盉西後陳鼎於阼階爨為竈盉即煮薦體之
器也升食者自盉以受於鼎鼎陳阼階為則薦食於
上矣故實鼎曰脀實俎曰載肩臂臑謂之前體膊胳
謂之後體正挺横脊謂之體薦短正代脅謂之體解
故體各異盉盉別一鼎盉中肉熟各升于鼎故鼎取
於盉以實鼎取於鼎以實俎然後可以鼎饗食可以
薦熟禮之成也後世不知俎鼎之制雖具簠簋籩豆
有事於祭祀有司尤事謹守舊文而器名物體皆不
能辨則盉廢也久其名又改尚得求其制而用邪

史伯碩父

史伯碩父鼎二至和元年鄜州得之嘗命校其權量
所極并其形制圖焉其一高尺有七分深尺有一寸
二分徑尺六尺九分受一斛二斗重若干其二高尺
有六寸五分深尺有分八徑一尺五寸八分其受一
祐重若干銘曰惟六年八月初吉巳子史伯碩父追
孝于朕皇考尤仲王母周母尊鼎凡四十三字其六
字刓缺不可識或謂支干相配無巳子也余按商兄
癸彝為丁子周戣敦作乙子其類甚多蓋以劉日彝
日相配而制器之日用劉則以柔配之周柔則亦以
劉為配之五行之周然也戊巳為土戊為土生巳為

土生臧剛日不用而已配者蓋用其剛必即柔以成之今術家猶然在甲子六年正月朔當辛未則八月一日朔當戊子然碩父正宣王時其曰史伯則史而位大夫者故得作宗器以薦祖廟班固以史伯為厲王世昔鄭桓公宣王司徒問國於史伯則不得為在厲王矣時今官庫有史穎鼎銘同其皇考舟母或以碩父為穎字者雖然必與其字為配至其作宗器於廟則不得以字著也穎或作碩父為兄弟此不可得知矣今二鼎以厄重為皇考而以舟為母王母厘蓋其王父則以舟為王母其周女也稱王父以皇考則周固有之矣古之為史者書傳直以名配之而不著姓此其世代不得攷也然銘有用蘄綽綰眉壽或為說曰館如祈天永命綽如垂裕後世昆以其書攷之恐不盡得其文古人於書直有意得者況以秦文攷之邪

弡仲寶篋銘

古人之制法其書已亡不可得攷今惟今惟幸其器時有存者可以察也京兆民得古器為銅方匣其大若干文飾緐綰世不能攷以法數惟其銘曰弡仲作寶匣劉原父釋曰寶匧匧於禮為櫝凡所以盛弓弩

矢也而方中矢字又不與古文合不知何据而言也
今攷篆集當作匜其書尚與篆合但古文匜不从
竹後人巨之从者誤也小篆雖秦文然亦存古父不
廢其同者甚衆若匜从其文可得矣惟方字為古文
然小篆自不得从竹其用竹者或体也世或疑篋未
有範銅為之此猶以从竹為之古器矣嘗諸說金箱
石篋無不備也延康中上黨抱犢山功曹李及於岩
得書四十卷盛以金箱然箱篋以載而藏之為名用
金用竹隨其所為也豈但盡用竹哉弩之忍翻訓曰
弓強也余以自漢以後諸攷之集古以為張仲誤也

弩仲寶匜銘

上方所藏旅簋至衆獨無旅簠呂氏攷古圖所載備
矣大氏皆簋也昔嘗攷其銘功有疑於此矣簠簋古
人所共用之器也雖廢棄已久不應獨存簋而無簠
匋藏所得不應盡藏旅簋以故世不得其制禮家乃
為一器但方圓異尒嘗見紀城得器方圓雖異大氏
類桶惟蓋為龜此古匜之制也大觀元年劉仲馮以
其家藏古器上之適余在館始盡模其銘併得原父
釋考之其曰弩仲寶匜原父固以為張仲所作器也
匜又作於反計余按弩伯之器既曰匜矣今而則又匜

矣今而則又医爲医其說異也考其文方中作赤以古校之則爲医與簋同其文古也後世禮學既廢簠簋之制尤失至以方圓論辨而不知天子諸侯卿大夫異制苟爲傳誤襲謬方且歷世守之不敢議者何其異也

杜嬬鋪

禮器無鋪古者陳獸謂鋪以金飾物亦謂之鋪說者以其形製類豆疑古又有此器也余考簠从甫自古文如此然其以金爲之或从金此不足怪也或曰簠稻粱器也漢之釋禮經方曰簠圜曰簋簠內圜外方簋內方外圜余切疑漢人不知何所據邪古器存於者簋不圜則簠不方可知矣今曰鋪尊則以簋爲尊受飯爲簠受飲爲尊以受飲之制爲受飲之制器則其制固宜定矣

方甗銘

李氏甗無秝銘曰方甗或疑其制余謂攷之古者謂鼎上下大小若甑曰鬵亦煑器類甗古文作鬳今仲信父之銘則作甗知字有兼存古人用之不一其制矣紀有甗齊晉以爲重器然其用不過行於饗食今舉國爲重號於天下則必有異者將國君之器自異

而紀侯之甗則又其尤異者也

紀城敦銘

紀城在齊之東古裘繻之國齊桓公既滅之矣崇寧元年民有得古器數十於城者惟敦之制異甚其大若槃可受今斛二升者嘗攷之鄭康成以敦為槃類賈公彥曰以木為之今世所得古敦制形大類鼎萬鬴甗乃知其異說也盟會玉敦當以玉為之不在飾也且祭祀之時有黍稷故以敦盛黍稷若合諸侯盟誓則不用黍稷矣故敦中盛血夫以銅為敦以其亨飪也則其制宜与鼎類若以玉為敦則不用以饗矣當謂有待於盛血者是也然則其制形自當相類不然則不可以敦名也

廣川書跋卷第二

廣川書跋卷第三

周姜敦銘

伯百父作周姜尊敦其器無文飾則自命士以上得用笵與秦漢間器無以異也周之世齊姓重天下故當時語曰姬姜原父父所得敦三皆為姜氏則世以為貴姓可知周之諸侯與大夫卿蓋無以周為謚者惟伯禽弟守采地居王之畿內世以周自別後世如宰周公類可以考也其謂姜則王畿之公也或言王之支庶子弟亦得以周號者且王子弟則或自有封矣支子分爲王畿者則以采著地其受姓命氏則子

孫各以其姓自顯蓋不以周自称知被既別於周矣若平王之子封汝州川初以周為氏此其以周著者古之宗廟不出四封然得自長安知非汝川之周也

晉姜鼎銘

晉姜鼎以今權量校之其重若干以合周律當為權若干為量若干周自中世天子不得考度量協彝器侯國得自為制則當者國不知其為權量輕重多寡也銘曰維王十月乙亥晉姜曰余維祠先姑君晉邦余不敢荒寧知其為晉鼎矣然則其為晉姜則齊女也春秋將齊歸晉女者獻公則齊姜文公則太姜平公則少姜少姜其在春秋前則穆侯夫人書傳雖聞有遺缺不得盡見然其著者此尔少姜蚤死齊姜不得主祀穆夫人不盡穆侯世惟文公夫人當襄公世尤不棄祀事疑此大姜鼎也聖人作春秋於歲首則書王說者謂謹始以正其端故舊史以示成法令晉人作鼎則曰王矣是當時諸國皆以尊王正為法不獨魯也考於礼制鼎者或以宴享亦或以饗祭其數亦異矣故有正鼎者謂牛羊豕魚腊腸胃膚也其在羞鼎則膷臐膮矣蓋食禮無膚祭礼則有之故其大者為膚鼎惟膚則享備体也姜晉之作殆膚鼎謂耶

孔文公歙鼎銘

孔文公鼎其制異也昔呂大臨嘗疑之謂制度蓋尊世之屬而銘謂之鼎余嘗攷之有足為尊而著尊無足魯公方鼎銘為尊彝敦必三足如鼎而伯庶父敦則足如杅彝卣同器而父癸彝實為方鼎夫鼎之大亨養之道故鼎有以載也且有舉而行也受食而食鼎受歙鼎食歙之重異醴稻醴清酒梁醴則致歙於賓客豈無器而節厚薄之齊哉春秋傳曰尊以魯壺此器為似其謂之鼎豈醫酏糟蓋有火齊而節之謂耶

大夫始鼎

大夫始鼎其銘曰惟三月初吉壬寅王在味宮大夫始錫作彝又曰王在辟宮獻工錫彝錫又曰大夫始敔對揚天子休用作文考寶鼎孫孫子子永宝用按礼四命受器則上大夫也故冊祝於錫命將之博士呂大臨問曰古者受命作器祝冊命書必載之宗彝子孫宝用惟永永無怠以無忘其初古人於此以侈大王靈而著昭寵其章大矣又以告後之人其以致戒者此以礼乎取之何哉余曰此神之約也自商以上則不劉於此矣夫與神約者非必命祀郊社群望以盟詛而存也蓋以祖宗為祀而求使子孫不廢用

享者此与神約者也故大約齋書於宗彝使神監焉
使人畏敬不敢違也故不能守其約而廢器者其形
墨公治之此其為約耶先儒以彝為宗廟六彝蓋尊
之制尔余謂凡宗廟常器皆宗彝也虞氏宗彝至周
分為二者豈可以宗彝尽宗廟之制乎今考古器存
者鼎敦尊等象矣皆著名曰彝則宗廟之器其常
用者皆得銘之不必六彝之所書也

宋公䜌鐘銘

崇寧三年應天府得古鐘六於崇福院其一為黃鐘
宮高一尺三寸六分鈕高三寸九分濶九寸五分兩
舞相距一尺一寸七分横九寸六分兩銑相距一尺
二寸八分鈕高三寸九分濶九寸三分兩舞相距九寸五分
横七尺五分兩銑相距一尺一寸三分横九寸三分枚三十六
各長五寸重三十二斤銘六字其三太簇之徵高一尺二
寸二分鈕高三寸七分濶八寸八分兩舞相距九寸一分
横七分一分兩銑相距一尺五分横八寸二分枚三十六各
長五分重二十八斤兩銘六字其四夾鍾之商高一尺一寸
鈕高三寸八分濶八寸四分兩舞相距八寸横六寸五
分兩銑相距一尺横七寸二分枚三十六各長五分重二

二十六斤有半銘六字其五姑洗之羽高一尺一寸鈕高三寸七分濶八寸七分兩舞相距七寸五分横五寸五分兩銑相距九寸一分横六寸七分枚三十六各長四分重十有八斤一十兩銘六字其六高一尺三分鈕高三寸七分濶八寸六分兩舞相距七尺一分横五寸一分兩銑相距八寸六分横六寸三分枚三十六各長三分重一十六斤有半銘六字銘曰宋公成之䪫鍾按史記平公名成當周簡王時共公卒華元魚石立少子成是為平公立四十四年當魯昭公時見書春秋宋本商後而商出自帝顓頊當高陽氏之世樂號[illegible]莖今考于書

曰韶樂名其字與莖同列子以為瑩其實一也宋均曰能為五行之道立根莖此說恐不然古人以英為華以莖為實高辛氏既發其英則高氏實之其莖所以反本流根以宣暢味氣使天下咸得而逐焉夫是故以名云當周之世樂用六伐獨不見英莖之作於時疑字為商後于其国而用之以存其樂禮茲故得而作也嘗考之襄公世作商頌以祀成湯故門馬父曰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其輯之乱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夫以校而輯之則考甫所作也大史廷曰襄公之時脩仁行義欲為盟主其大

夫正考父美之追道契湯高宗商所以興作商頌韓
詩章句曰商頌美襄公作也馬昭曰宋為因殷後郊
祭　以契配不郊冥者異於先王故詩契之德宋無
圜丘之禮惟以郊為大祭且欲別之於夏禘故去大
禘夫能祀契湯商宗有道則其臣宜作頌歌以薦之
廟是宋用商之禮義其作頌者無可怪也卜考其詩
禘春初則祭用殷也食嘗有樂則禮用殷也錯衡等
同之非周制也鞉鼓楹貫於宣王考父効之加考父
不作頌且謂睎尸吉甫者何哉余故謂頌成湯作莖
樂則宋之制得以考矣天子亦作大成樂以紹百王

絕業故嘗求鍾之制不得周之舊鍾存者衆矣側然
則陰而不應橫貫則扶搖而不得定考擊備設則震
棹而或不得盡其音聲有司患之翌日制紹丞相御
史以詮　鍾為正故今鍾得調焉乃下詔曰得英莖
之器於受命之邪非天相之其能盡成之事哉

宋君夫人餗飦鼎

余既為編修官畢完書宋公玆之鼎矣蓋餗為八珍
或曰有菜之鼎也翌日校書郎黃伯思持宋君夫人
餗飦鼎以問君與夫人竝為餗鼎此何制也余曰古
者祭祀饗食饋羞薦獻各有制不得亂則饋餗鼎用

此文未完也而但守下乃宋公寶簋銘之尾中間又闕餗鼎銘一篇

於房中之羞此夫人之禮也少牢曰主人酬尸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故君與夫人宜各有餗也餗在禮為糝食糝一為菜烝牛羊豕糝稻為餌糝以相而但守一物而為据者鮮哉或不亂於禮也元豐三年詔禮官考据典禮定為奉祀禮文其書大備禮臣請依古作簠簋器上難其事謂禮制無明憲今偶得一器即用為据古之禮豈盡此一器嗚呼鏗遠矣今考宋公簠知禮器未可以一而据也

邛仲類盤銘

邛仲之子伯戔作類盤銘曰惟王有初吉丁亥邛仲之子伯戔自作類盤用蘄麋壽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保用之昔人以正月初吉為疑蓋文古以王為則其為正可知按說文類作洙馬融曰類面器也傳曰洗手謂之洮洗面謂之靧古之事親者垢燀潘請靧類與靧同古今文異也邛中菜地當周畿內疑為王弟子古有邛疏即其後也余怪古人於用器自期眉壽子孫永永用之不穷不知後世子孫不憚口澤者能朝夕用乎或為文詞為此至子孫之詞不得用此也

周舉鼎銘 高九寸二分 深一寸五寸九分 口徑八寸二分 容一斗六升二合 重

十四斤一十一兩

秘閣既定作古器圖并考論其制上之或以問十曰為古文舉然此為舉鼎謂可舉耶且三代之器言舉者众矣已爵為舉丁卣為舉凡可舉以進者謂名之今後此鼎銘舉其器非爵可舉可容斗六升重至十四斤其得舉乱曰昔平公有臣舉社舉酌公以罰又罰其二臣且自酌也後之為制者設之於庭以待直言晉謂杜舉其後改為白獸尊設於庭以示百官其昭大矣不必為一爵而存也蓋因名而得以有作矣然制器簡古文字特異蓋晉之當世或其後人所作以示於衆非秦漢之君所為也視古之制器類有所本而揚舉洗觶一時有見乃傳後世不忘況其之器猶傳此其可貴者豈偶然一古物供耳目之玩好哉余願得附其言於此竊有慕於古焉

癸舉器

新平張氏得古銅物或以為觚其容三升則當之一斗余知其非觚之制矣銘曰癸舉以癸為名疑為商之時而器乃周之制矣其形範與觚異者以無四隅而廉稜皆廢不得其觚傳曰觚之為觚以有觚為廉不為廉者非觚也或謂舉器名疑古人之制名者也曰

癸為名矣而舉又為名定誰名邪今鼎有舉爵亦有
斈謂可舉也昔杜贊揚觶其實為觚後世以為斈者
本此或古人以自有舉於書不可得考燕禮主人坐
尊觚于篚古文觚為觶士長升拜受觶主人拜送觶
作觚鄭康成曰古書或作角旁氐則与觚相近斈者
多聞觚寫此書乱之而作觚者耳當漢之世二字相
混然癸非商人則此當為杜舉或曰何知非商之器
曰吾考之禮瞜壽者洗象觚今癸舉則為四象者以
其形制索之知周人之作

亶甲觚

始余得亶甲城觚其高八寸四分容一升考其制蓋
古所謂觶也又得李氏觚高一尺一分其容六合無壇宇
廉厲其足為四象考其制則觚也梓人曰壽一升觚三
升敵以壽而酬以觚一敵而三酬則為一升禮家於
此疑矣考於古器無有合也韓嬰謂一升曰壽二升
曰觶四升曰檄如此則觚定二升觶定三升古者權
量三不當今之一則其容六合李氏之觚是也若亶
甲城所得校之周量三升有奇則當為觚矣傳曰觚
之為觚者以有觚也今亶甲器無觚與觶得以觚名
矣昔鄭氏謂梓人之觚字當為觝〻與觶同制則其

言是也禮器制度曰觚大二升觶大三升饋食禮主人洗爵酌長兄弟洗觚爲加爵則觚倍於爵其實當二升古之論者盡如此余是以知梓人之書也

齊豆銘

考器之形知爲豆矣而曰齊豆呂氏以銘得之曰作太㑹郭公孝公豆蓋齊世家太卒公之卒百有餘年子丁公呂伋始立如郭公以下三世至孝公始見於史記自呂伋十四世矣今考齊世家無郭公曰孝公則其世數甚遠雖一豆之薦不如是遍於宗廟然自一時作器書以有別不知諸侯享廟其得至十四世邪當周之時秦有太公其後世爲孝公田氏亦有太公而後世無以孝公爲謚者雖世有相類然以太公弼來之孝公皆遠在十世後可考也

蠆鼎

秘閣有舊鼎祥符初齊郡王上之其銘作蠆形余以書傳校之疑爲公子蠆也春秋時如鄭鬲魯公孫與陳祥之族雖皆蠆以制名然自昔古器得者多子尾所爲自送女器不苟作皆考合禮經存當世制度知子尾爲器其衆且不勝舉也古之爲書者畫於象形傳曰書者畫故凡有形之物必寓之象至無形不可

以象類得者然後寓之寓之意而會焉意不能會而
形類隨變則轉注以相授指事以相辨諧声以相合
故知字本象形且曰孳乳以相生也其変於此者形
不足盡然後廣取以備物各有本也許慎說文解字
雖本秦篆然蠆之字猶為象形蓋秦氏人改書文以
作故其原亦本古字推點畫火変服度曰蠆長尾謂
之蝎特其尾之名尒又曰蝎毒傷人曰蛆則刎則蝎
其毒之及人者也今又既蛆為蠅種則不復以螫為
蛆矣以蠆尾為蝎則還以蠆為異文宜其古字廢也
其品

余考此鼎無銘識有刻在蓋曰甘以書文考於古在
篆為箕在籀為期在古文為其然未少異也刻書朴
古欵識深重與蠆鼎相類書至精工非後世書篆家
可議自漢以後工力漸改無復欵文如三代時故悉
刻鑿為之今視其文如木蟲蟲行以此知為周秦間
器寶也嘗考於古齊公孫竈生來施施字子其至其
後世以王父字為氏故漢有況古者廟器以名宴器
以字此其為燕器者欵來施氏嘗作此器後世守之
不廢按其籍至味中齊郡上之齊無其姓與名可索
而知也今考古文孝經其為尊古文老子其為示或

体為尊王存乂為丌古書亦無為甘者惟周野王以甘為箕後世共疑於此林罕以甘為其盖本鼎銘以考書法當古人廢絶後罕能以古孝自名不徒爾也昔悉作寶味鍾銘與季姜歙盂周石鼓皆从因為其則林之說是也今人不知古字或議罕不能据古而自多臆說觀鼎篆所存乃與罕合孰謂不知而安有作也

王子吳歙鼎

潞國文公守京兆得鼎其銘曰惟正月初吉丁亥王子吳擇其吉金自作歙鼎其麋壽無諆子子孫孫永寶用之書家考古謂無鼎而鼎見三蒼知為鼎也古者以尊畫受酒而鼎亦屢見取用一時此得為之余見古器衆矣非宗彝以祀則其功庸所在故有銘也計功稱代於此乎陳之矣曰自作歙鼎盖惟私用之抱朴子以辱金不可用以為藥且為器皆有避然擇吉金故是慎其所養也古者敦斝危匜非餕莫取用之人以口澤不可用器而謂子孫永寶用之其何据耶意者用以為享乎或以此戒之可得銘也

寶龢鍾銘 高八寸一分衡甬高四寸四分兩彝距寸七分横五寸五分兩乘踵捌分

九分横六寸六分重二十五斤五兩

此政是宋夫人鼎銘後文

叅為名目是別鼎呂氏畐曰飦於字書不見疑為餅
蓋古鉶為飦此以書名求之非也夫人美為之鉶：
湆也其可謂之餗哉古文臂鎧為飦似鍾而長頸為
鈃飦鼎有益不得形制疑鼎之長頸者也

餗鼎銘

秘閣至味舊鼎其銘曰宋公䜌餗鼎少監羅畸摹其
款識以問廣川董其曰史記宋世家無公諱䜌者豈宋
自為謚或以采地舉耶昔周公世惟二王後称公而
微子啓封實於宋宋於畿內地且不為謚其曰宋公
果商嗣也竹書有宋景公䜌而史為頭舅孫炎以䜌
為頭舅合聲以辨周秦之語今考班固漢書猶有鼎
䜌蓋亦著其聲如此或曰餗鼎食鼎也今飦鼎亦曰
餗者用以饗食其禮異乎曰古者天子諸侯食礼鼎
俎各有數故有左鼎陪鼎特鼎然謂餗鼎者糝鼎也
傳曰糝謂之餗又曰筍之為菜則餗也古謂八珍漢
儒諸者以八珍有肝膋無糝鄭康成考於周謂糝在
八珍中而周官筍俎與此自異故薦食不周古之食
饗若糝有菜則八珍不須肝膋若糝無菜則入羞豆
直曰餘鼎則糝有菜之鼎也

宋公寶簋銘

河南王氏得銅簋六其制各異銘曰宋公作寶簋或疑其器在一時而制不同將無所考於禮耶蓋禮則有之後世不得其制秘閣寶龢鍾銘曰走作朕皇祖文考寶龢鍾走其萬年子子孫永寶用享昔呂氏說大史公称牛馬走其後班固蔡邕亦皆以走自見於書卑以自託於此也或謂託於下走自漢如此周人未嘗考之夫以作宗器薦之祖廟宜刻石以自列其曰走為賤称非言惧名禮此昔人所慎也走自是著名以別支子況於子孫其可以名薦耶古人於書走足並疋曰文官在今其有据者如此不可据者尚多此皆未可考也禮官曰銘稱皇祖文考謂祖文王也世數甚遠蓋推本原之不然昔人衛莊公曰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古人称文祖文考不必奉謚如襄公曰文祖則可以考矣豈必文王之子而謂文考其以皇考祖稱考又不可附其說古器刻銘若賡作文考尊師徐艅作文考彝戠作文考敦豈皆是以文王享乎且諸侯不可得通天子其得通天下而享之非周制也

寶龢鍾二

寶龢鍾二與前一器同制礼官考其權量度數高七

寸五分衡角高四　分兩舞相距七寸横五寸三分
兩栾相距八寸四分横六寸重十三斤十二兩以今
太府法制求之如此其鍾以雙鳳為飾又其旁刻字
作鳳形若鳥鍾飾鳥為名舊號鳳鍾古者字本象形
故凡有形之物必寫象以見欲其有識也至於形不
可得與無形象而可求則凡有意可會有事可指皆
為別類以見若其事可假其聲可諧其意可轉而相
授皆字之變也嘗好然古文鳳字但畫鳳尾為之小
篆轉以為明司馬彪曰鵬者鳳也然則鳳形為銘知
為鳳也或曰周之興鸑鷟鳴於岐陽疑周人著瑞以
示後世此余不得而知也

虢州古鍾銘

虢州所上古鍾其高三尺二寸有奇口徑八寸三厘
其頂徑一尺六寸銘曰王叔伯高作其字摩滅不可
復識皇祐三年改造樂律內出古鍾命有司考詳聲
韻安定胡瑗得古鍾四叅定尺度明年樂成還之御
府延畀上圃之目得其名以傳廣川董某書其後曰
考鍾之制於古有稽其度量或不能合者又往往其
器皆出三代有識可證蓋書之亡失不能備盡則器
之幸存猶有明訓是不可按圃而盡也今考其制在

上無枚其擊無隧銑甬脩而袪鼓不辨有舞外承有衡上刻無旋蟲繞獸以飾其外此其異於經也夫金尚羽其器有六以樂論者皆鍾也故曰中者為宮其大為鎛圜如雉頭大上小下曰鎛如鍾為鐃如鈴為鐸此古人所用以和樂者也今其制則然矣此殆周人所謂鎛于者耶故曰以金鎛味鼓于寶謂去也一尺灌之以水又以其器盛水於下以手震芒其聲如霝當室之世其器與其法循世習之不廢故得脩刻於此宜其考擊不委而無鑑隧也漢什邠段祖得鍾高三尺二寸六分圜三尺四寸圜如筩

史臣不能盡考故書若此不知其器可考亦異此說矣方後周時本玉斗以寀度則蔡邕古龠合校前尺大一寸八厘其法與今黍尺適等則徑至八寸有奇者以徑一圍三校之當三尺四寸矣此成周節樂之器也

景鍾銘

御府藏大鍾不知其出何時銘曰景鍾景鍾祐中諸儒議樂出自上方黍考度量初得其器篇之其高三尺二寸徑一尺二寸其下刻識皆滅沒不可辨或曰此古鍾也有功則銘其上古人貴於書名金石謂此

也後世鐫金之功既廢世或不能知其制矣管子曰
黃帝作五鍾以正五聲所以分五行也而有景鍾則
景鍾自是寶器若夫晉人之銘魏顆自爲晉景公鍾
不知其制與古同異許愼辨鍾爲酒器而鍾爲樂器
今考景鍾和鍾其名皆作鍾不從童也惟寶味鍾作
鍾是知古人於此不一書其矣當漢世書文已譌而
鍾鼎或藏厚地堌匊間未出愼不得見之故論書於
此也

銅敦銘

楊氏畐古器有銅敦銘曰宰辟父右周立王冊命周
周頓首奉楊王体命周作文考寶敦其制与周姜敦
異蓋圜不作龜形亦無刻飾着耳附腹不與簠簋形
不爲蟲獸狀而揜至上飾畫靁火今既受命於王爲
文考廟器此必考於制度不敢遺舊章也其制如此
者疑禮文椒缺不能盡考傳礼曰有虞氏之敦周士
制得用之又曰諸侯飾以龜大夫刻以龜天子飾以
玉而還尚其形則敦雖通於上下惟其刻飾異尔豈
其爲此畐者不識當時虫獸文而誤於草木之英華
者邪周之世有太宰内宰〻夫在礼在春秋皆書曰
宰周公宰孔父宰文公宰皆官也譙周曰成王作辟

宮其言王在於此則既異於夷宮武宮矣蓋王之法
宮也肆命王臣必親即辟宮則其礼重矣錫戈琱戟
華菜絲衣此命大夫賜非士得受之其制則以與禮
不合蓋享敦祭敦則度不同故上得以兼下其形制
則亦已辨也

臨淄戟銘

或得戟於臨淄故城趙氏售之臨淄故全齊以兵威
雄四方征戰不息其兵利器堅固宜有傳於後其銘
曰闕書文猶為科斗形蓋周之末衰也戟有鉤曲其
甚利或謂矛戟以衡陷入物洞胸貫液以利相尚今
其狀如鉤旁出而內向者此於周亦不廢豈為譈者
固如此邪余嘗讀字林譈平底也　矛亦銅也進戈
者前其鐏進矛戟者前其譈銳底曰鐏平底曰譈以
其平底譈地故謂譈則譈者戟之末其與戟並存也
昔欒樂乘槐木而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王何以
擊子之斷其右肩齊氏以戈擊公蓋宗魯以背蔽之
斷肱古者戈戟之屬為勾兵酋矛之屬為刺兵蓋戟
有胡矛戟有句援句兵堅者在後刺兵堅者在前則
戟有堅其重在句牽者所用也昔楚授書師子焉以
伐隨故曰句了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間其大者為之

曼胡其曲者謂之句子曼胡今見古戟有無刃而句者此其異也

延陵墓字

延陵季子墓字世傳仲尼書今入淳化官帖中其字如書簡牘不類豐碑石柱上所刻也而書亦少異於籀文疑當吳季子時書文宜盡從籀學不得所有異同文夫子未嘗至吳其書是非不可考也唐又於季子墓刻此十字張從申書其後而籀字極大不知書而得於世者大小不同此竟誰當其傳哉李陽冰書篆奄數百年人常謂初學嶧山碑後見仲尼書季札墓字便變化開合如虎如龍勁利豪爽風行雨集集是陽冰所從得法不可謂非古也此當自有妙處今人不到冰地安能議其是非所極哉

佳城篇銘

葛洪雜記序夏侯嬰得佳城銘世無知者惟秦博士叔孫通能讀其文此科斗書也後世疑自孝惠時上推三千年當在洪荒之世蓋未有書契今其文与其秦小篆相類嘗考其銘此殆有數存者如大同古銘其事亦可推也後人不知世紀惟史記為据史記年自黃帝至堯舜纔二百年以世紀推次中間相接幾

數千年矣史特爭其至顯者失其序不能盡通然知
與佳城銘類故甄豐定爲六書一曰古文則魯辟書
与此銘矣是時傳者不可謂無據昔臨淄得桐棺前
牒外隱起爲銘齊太公六世孫胡公惟三字是古文
然相合蓋性中本有因變以出是夙智分也知釋氏
海藏傳經千佛同說則知此而矣

秦公鎛銘

周公商人堌中得敦銘曰秦公作敦其制簋也當秦
之世敦制尚存可以考之按禮器有敦謂有虞氏之
制也周制則用之大夫以上則簠簋矣皆黍稷器也
楊氏畜古敦與簠簋辨異矣將周人所謂不得盡矣
用有虞氏之制耶敦音頓漢人謂頓設也玉府讀如
對今轉爲平声非也先秦古器與此同敦皆無蓋傳
曰衷有首者尊者器飾也飾蓋象龜古經曰敦南首
明象龜虫獸之形則古者形制亦不一特尊者有飾

故與簠類其無飾者則不以龜為蓋知為上士之器也

太公寶缶銘

謚書無太自周書定法後世雖有附入然不著此也昔齊有太公望子久矣假以自見然則太上為古非考行而傳也後世雖不以考謚如田味輩皆取以自號於世秦自夷公後太公繼之其子代立是為惠公夫惟子代其位故以太上自稱秦齊皆有太公秦紀失傳其故世不考之其以謚為太公惟秦則然矣其曰太公寶缶則秦之廟器也揚南仲以其書為缶呂氏以其書圖為古且古非器銘則其說不可據也今考於小篆則為缶者類雖秦篆固与古文類者其不何類則亦衆矣豈可盡据以求合耶傳曰盎謂之缶鄭康成許慎服虔皆以缶為凡又曰汲器又謂缶無以五金名者今考弡伯作匜銘殆為此類故知其為簠也古之為簠者本或作匜亦或作匜則匼字為匜畫類也然則古者缶簠同文特後世不知考故識者疑也

秦和鍾銘

秦公曰丕顯朕皇祖受天命奄有下國十有二公不隊上帝嚴龔夤天命保大業故秦虩事（或釋作使）繇夏曰

余雖小子穆穆師秉明猷敷明刑虔朕祀以受多福
綏和萬民唬風夕刺刺趕趄說文曰趄田易居也羽元反以文或作桓萬
生是敕咸畜百辟胤士趫趫善緣木丞之才讀若王子蹻文武鎮
靜不廷優彼變古文變从言籀文變以从竿二音飪讀若湿秦文作變从卒百邦
于秦執事作匭古文簋咊鍾故曰晢柯額翻枝柯也古文與格同邦
其音耽耽雝雝孔煌文作其音銑雝銑雝孔煌以昭零說文音落也楚詞曰
氷于零音鶴鐸顏之推以零音鶴今此字當作格古今字異也孝享以受毛魯古
文作旅多釐眉壽無疆畯惠畯惠在位高引有慶匍楊
南仲匍作簿借讀人以文考定當為撫百四方永寶用宜秦咊鍾皇
祐元年春目內府降出俾考正樂律官臣蔔其狀以

黍尺度之口徑衡尺五寸縮尺有三寸九分深二尺
二寸六分項徑衡尺有二寸縮尺有一寸柄高八寸
銘曰秦公奄有下國考秦之先蓋秦嬴受地西丞為
國附庸至秦仲始大逮襄公賜岐西地名在諸侯其
世數可考而知也今曰丕顯皇祖十有二公則秦不
自烈於世矣史自襄公後十二公為景公自非子始
邑則十二公後當為成公自秦仲十二公則為桓公
秦至成公世號為強大其称受命蓋追本所始而諸
侯有國則推大前世率以公爵自列周自后稷十五
王又諸先不窋非王而後世以王號推之則秦嬴称

公可以知矣嗚呼咏鍾之作吾知其在成公世矣楊
南仲乃謂襄公十二世為桓公非子之後十二世非
也為宣公昔嘗考鍾律於前之世鍾其大曰庸小曰
棧中曰剽編於虛者鍾師掌之其大曰鑄此皆用於
樂而可以度數考也聖人制律以定樂則鍾之大數
以律為度黃鍾之律長九寸以律計身倍半為鍾是
其數得於尺有咫矣其半損之得四寸半合為二尺
二寸有半以為鍾餘律如是其以律為廣長圜徑也
鍾閭方六鼓閭亦六舞閭容上下十六以十為率不
盡於世此黃鍾之制也口大十者其長十六合自尺
五寸准之當得二尺四寸而秦鍾其深當二尺二寸
六分其頂當寸四分自外度其高則合於二尺四寸
自內度其深則得於二尺二寸半而合於周之黃鍾
律矣古今尺度雖不可一至律始一禽則皆周尺也
漢制鍾律自昔考信而景祐樂尺所從宗者以黍得
也若夫以玉論尺周以鉄尺論齊以水長率尺論隋
其長率一寸八厘或至二寸三分皆不足用以和樂
為快其不能定律也夫以秦之辟在西裔礼文樂制
無傳諸夏考於鍾律之度則該本於律而深於法數
其於昭著勲庸告事宗姚明示德意欵重識蓋將以

變調萬拜使工人告和以謂作器而民樂之矣則銘
其鍾曰咊豈亦刻在三庭而盡備樂以待鍾求咊樂
者耶若吳楚勾越辟陋在夷不知紀法欲鍾鎮鼎光
華采飾著象異物變前之大章至有九龍百獸其大
千石其重萬鈞不得用於樂者非鍾也將以昌庶躐
大肆爲觀未以夸震一世者後人增異侈誕相從故
延賓之重至二千八伯鈞嘉德之量矣受千斛大柆
之廣至二十二圍豈曰大不出鈞重不過石乱周至
景王嘗作無射大林史不著斤鈞觀其正害則匱以
逞其昭昭大矣功庸棄絶使著事者不得述爲是不
若秦人著法庸器而本法於制則銘畯切以示後世
秦有得也

詛楚文

有秦嗣王欲用吉王宣辟使其宗祝邱鼛布慝告于
不顯大沈久湫（一云大神孟減一云大神亞駝）以底楚王熊相之多辠昔
我光君穆公及楚成王是繆力同心兩邦若壹絆以
婚姻袗以齊盟曰業萬子孫毋相爲不利親即不顯
大沈久湫（一云大神巫減一云大神亞駝）而賁焉今楚王熊相庸回無道
淫佚甚乱宣奓竟從變輸盟剌內之剮蠕虐不姑（巫咸）
（亞馳本作並辜）刑戮孕婦凿刺敎戚拘圉其叔父寘者寘室

櫝棺之中外剛冒改久心不畏皇天上帝及大沈久
久淋（一云大神巫咸一云不顯不顯大神亞駝）之先列威神而兼佸十八世之誼
盟率者侯之兵以臨加我欲棧伐我滅我百姓求蔑
法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淋（一云大神巫咸一云大神亞駝）之卹祠圭羲牲
遂取吾邊城新郢及柳長敎吾不敢曰可今恐又悉
興其衆張矜意怒飾甲底兵奮士盛師以偪吾邊競
將欲復其脫唯是秦邦之羸衆敝賤鞴輸棧輿使介
老將之以自救也（巫咸亞駝本也作段）亦應受皇天上帝及不顯
大沈久淋（一云不顯大神巫咸一云不顯大神亞駝）之幾靈德賜克剤楚師且復
略我邊城敵數楚王熊相之佸盟犯詛著者石章以
盟大神之威神

淋淵

大沈故淋地志為在安定朝那秦并天下祠官所常
秦大沈河沔江是為四川牲用牛犢具圭弊其神為
中祠秦故就賁雖用祝告然其制尤本堯舜舊本女
几少牢具嬰毛一吉玉熊山其祀羞酒大牢具嬰毛
五辟褚山少牢嬰毛一辟騩山大牢具巫祝舞嬰毛
一辟今用吉玉宣辟今而不言數有祝去巫其礼已
異當秦漢間淋淵之灵或喧呼輙異雲仁壽中宜君
淋水移於始平故嬰毋有灵應而朝那無聞

巫咸

巫咸河在女曰北其神威灵震耀得在祀典世畐其像右手掾青虵在手掾赤蛇在保登山群巫所以上下故安邑有巫咸祠其地袤五十二里廣七里周百十六里誓在石章所以沈於此而告也石麤可礪當時不擇美石以傳豈誓於神者有取於此將畐其可久而存哉嬰不得而泐泐也

亞駝

王存乂以亞為烏今考鍾鼎銘惡或為亞古人於書蓋假借從声其書自當如此周禮曰其川滹池古文駝作馳字池故沱也詩曰江有沱其字本涯後世不知書斈故以沱為涯以駝為佗此宜讀惡池為亞駝不足怪也烏池在周為漚夷水起北地東入河一名滱水九澤一也顧野王考其地在灵丘竹書紀年緜公年十一取灵丘則秦誓於此所以夸大其功而求定於晉也黃伯思學士以烏陀為在烏氏按烏氏在安定郡烏水所出觀秦方得晉地恐不盡賁於安定一郡故知在灵丘為是

書詛楚文後

秦自文世有三石初得大沈湫文於郊又得巫咸文

於渭最後得亞駝文於洛其文尽同惟所用以賁於
神者則隨其號以異書畫奇古間存鍾鼎遺制亦或
雜有秦文蓋詩書畫始變者歲久漸以刓缺目据旧
本得其完書此秦人底誓于神叙國之信作盟詛之
載詞者也大淋沈在朝那當漢安定郡方四十里巫
咸祀在安邑巫咸山下臨塩水亞駝則在晉為漚夷
其傳自周秦為着杝則底而致信於礼則然其在盟
詛於主嬰誓大事在盟小事在詛若詛誓而求厭則
惟後世末俗行之非古也秦楚之會着于書者不詳
見不知其同盟者凡幾何歲而賁於神者如是衆也

當其時唯岐陽之盟最盛且顯餘不見於書今考其
詞若出一時又不知其一日會盟安得親賁秦都又
遍朝那灵丘邪前世疑楚無熊相而秦楚初末相搆
豈有相趣以十八世之盟誓哉然春秋時以楚本熊
宄後世熊為號又以其傳自熊霜又謂熊相其間如
熊相楳熊相宜僚相熊祈而姓書熊相為芊姓方其
盟賁於神楚亦再世失秦則詛盟宜非一人古者列
國有書類不主名其告於神亦惟曰嗣王則楚以其
姓此其称也然自成王後其見於經者蓋平以無忌
取秦女昭王亡而秦使子蒲子尾赴難其在威懷間

始合盟然則謂十八世者亦可得而見也今曰我昔穆公及楚成王親賁大沈故淑夫以其時考之楚成王十三年而秦顯公立其相與假尊周者蓋二十三年雖不知其在何時親賁然知其會盟之曰最為長且久也然賁於惡地安邑淑淵果知非一時其為訕且宗祝分致以告於神矣且楚自成王十八世為莊襄王其須襄時楚尤盛故秦以連衡為雄楚以約從為霸當此時天下者侯不歸秦則歸楚：使者侯折符求合亦可謂威強盛大宜秦人之畏也張仪以地詐楚則齊与楚合今視其詞則有新鄭及郴是則商於也其後秦虜屈白楚悉國兵復与秦戰則所謂剗代我社稷代滅我百姓而秦尤分漢中以和楚然則背犯盟而詛於神者此其為秦惠文時也懷王死頃襄王當時尤以天下之執在楚故謂楚之故謂楚地漢中林酈可得而復山東河南內可得而一勞民休衆南面称王矣於是襄王復與者侯約從則所謂率者侯之兵以臨加我則然秦之詛楚為頃襄也嗚呼盞關之詐則沒而不書及郴長敘尤為楚人倍犯盟誼志其神而公怨之其自以為求信於神者妄也然文辞簡古猶有三代餘習非之罘琅邪可況後世此

其為可傳也

秦權銘

秦權銘曰二十六年皇帝盡并兼天下者侯黔首大安立號始皇帝乃詔丞相狀綰法度量剔不壹歉款者皆一明之此始皇帝詔也又曰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法度量盡始皇帝為之皆有刻詞為今襲號而刻詞不称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刻此詔故刻左使世疑此二世詔也昔開皇二年長安得秦称權廟有銅塗鐫字即此銘也家訓所傳則從鼎而此從具為異許慎說文兼有二字

蓋籀書文異壹從壺昆吾圜器其從吉聲也壹為專非數也其以權量專明之所以一度量于天下秦無道則甚矣其制法立器蓋不苟於此字尤寄古如三代鼎彝曰文顏之推嘗被詔寫讀謂史記隗林當從權作狀書傳久遠或轉譌至此今世得此銘者其器不一皆法之物也故得著焉

秦權銘

李元吉得秦權銘前詔與世所見盡同其後詔曰元年制詔丞相斯去疾法度量書始皇帝為之皆有刻詞為今襲號而不称始皇帝其於久遠如後嗣為之

者不称成功盛德刻此詔故刻左使毋疑則與世所見字異其後又曰平陽斤平陽為晉邑則所置隸守也按史記秦紀二世元年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為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後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此詔今見於金石不一其詞故自不同太史氏所記亦其一也按權一物具前後詔書皆刻金為之古者鐫刻金石有其法漢後惟見刻石有存于今而刻金之工殆絶世不得傳之然世亦有鈞同此而無刻字秦

剏雖法立制其權量固同天下而刻銘疑内府所守其如官府具得受之故能備前後詔然今時所見猶有數器皆刻此詔當其時其在四方應官府所在得受以為制此詔民間以此為數而數而準取其平未必盡有刻也

秦銘

京兆田氏世得銅鍰一其制即始皇帝權銘又得方版終三寸有奇校以漢度得五寸其刻銘則秦二世詔也往時文與可得此二物蓋其一時所制而鍰為前詔方為後詔方為後詔疑兩代異器偶相合於此

余考之即古規矩之器也古者定法立制始於權平於衡連生規規為榘規自是器名故以寓方圜之法後世不知其法徒守其銘率至不知規榘所在此其為方圜者且得其法數度量可考於其間耶孟子曰規榘方圜之至也為規榘以待天下之方圜則不無器以寄其法使人就而正也韓子曰規有礦荀子曰五寸之榘盡天下之方夫規之圜也其至於礦則失其圜也此名法之所守也榘方也不失其方故能盡夫天下之方古之制器左擬見規古折見榘准繩四者皆器也故曰大匠與人規榘夫自規而出之使知員也自矩而得之使知方也當以授人故大法可存至於委繩墨而得斲削之利棄規違矩而天下之方員隨所得之北運斤成風而驚鬼神固非匠氏之法可以告也

嶧山銘

陳伯脩示余嶧山銘字已殘缺其可識者厪耳視其氣質渾重全有三代遺象顧泰山則以異疑古人於書不一其形類也嶧山之石唐人已謂棗木刻畫不應今更有此恐然求其筆力所至非後人摹傳搨臨可得放象故知摹本有至數百年者夏鄭公嘗得此

本益可信也嶧山今謂鄒其記曰始皇乘羊車以上
其路猶存邴邾文公所卜繹他鄒元曰觀礼於古魯
登此山命李斯大篆刻銘山額名曰畫門其文考於
史記多不合豈傳者誤耶魏武帝使人排倒尤有求
者不已秦則無道而篆刻顧後世不及故世以為法
取之不穷其後邯落供命不給聚薪其下縱火焚之
遂至刓缺然不應遂無存字昔唐人嘗取舊文勒石
故謂後世所摹皆新刻然碎碑未絕故是好奇者尤
得搨本余有之不逮此本完也

泰山篆

泰山篆秦丞相李斯書慶曆庚子歲宋莒公惜其殘
剥摹石于東平郡凡四十七字鄒浩治奉符患四方
求之日至散於供命則又刻其字於縣廨按其文秦
二世詔也史記載始皇帝上泰山立石封祠下禪梁
父刻所立石詔書其叙巡狩以時不封書禪事立石
書詔非緣封禪發之疑史記自誤二世元年東行郡
縣並海南至會稽盡刻始皇所立石石旁著大臣從
者名知此則泰山刻石始皇詔書刻其三面二世詔
宜在其陰今石南面為二世詔書秦始皇刻詔書乃
在北西東三面蓋石仆而後人起立植之以其一面

稍完故立之南鄉北其故也河間劉致甞拔扶剔去
其翳蝕處得字九十有八班班可知以史記考之其
詞可讀明年余至泰山就視其石高纔九〻八尺方面
二尺餘以乱山陪其下昔所建立蓋鑿石為穴下寢
其中歲久遠期也考其詞窺輙遠黎民大義著明史
作休明陳于後世史作乘于後世皇帝躬听史作躬
聖男女体順史作理順且刻詔書金石皆史誤以史
誤以詞可得証之然昭隅内外或謂為蝕古字相借
不然則格与隅不可兼用也陳為邉陳若垂後世則
當作乘說文甚辨慎不應亦見太山篆字疑其字誤

慎書雜以古字論檢神也曰拖于後嗣石尤可考益
為昆字昔衛宏甞謂古一字有兩名者就注之御史
大夫則大夫也莒公亦曰夫中有大如千人書千千
今考礼記檀弓曰夫夫是也則字益如此此李斯所
得据也大人貫簪為夫則大夫同文義亦可知嗚呼
三代書名至秦楚燬盡之後世不得知先生命書之
意惟秦文習此其福天下後世其有穷耶後世無所
考書名論辨字意則尤以是為据蓋亦敝也篆文於
後世為工然況之三代此其為夷狄異俗之法以乱
中国者君子則宜過而不問也昔漢儒謂秦廢先生

書李斯欲以其書傳後世以愚黔首卒叛秦而不可
愚至於其書在者後世諸儒方共觧詁以傳而三代
書名幸有存者則隨棄不録然則秦之為患其足以
愚後世者余於此知之矣能秦能愚人諸儒益自愚
而不知也

金人銘

李次升示余金人銘曰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以
為郡縣正法律同度量大人來見臨洮身長五丈足
六尺請得之印中金人脇下余考之此秦金人銘何
以至此昔秦以長狄十二見於臨洮長五丈餘以為
祥鑄金人象之其重二十四萬斤坐阿房宮前當漢
而徙之未央宮王莽嘗鑄其膺文則此銘知不得傳
矣其後董卓以其九鑄錢而石佗以其三置鄴宮符
堅取之後置長安以其二為泉其一適至陝而堅乱
民以其勞苦患之力排陷河中載延之曰河中翁仲
所投故河流湧起然金狄之已矣為此書者其自秦
權而成之寄於金人然自奇而古猶在銅鍰伯仲間也

程邈篆書

李季恍示余程邈傳四簡十二字余考之自漢之
後書篆書所不至也篆法貴得鬲匾應執故筆力常

有餘此書畫之或謂書家但言遒在雲陽獄初從簡便作書主於隸文當多事時用之適當遂公行之遒不更為篆文篆自史籀後李斯因之作為小篆由漢逮今不能改豈遒斯當秦之世固嘗為此篆文不可考也張懷瓘曰古文謂孔子壁中書篆書使程邈作也隸書程邈所敵也初未信此言遠得李恍所藏刻銘於是信之知唐世書多懷瓘自有据也

古鎗銘

田仲方得古銅器於白馬河岸說者傳以為龍栝疑陵寢中器也宣和五年余來關中与仲方會長安因示余龍栝考其制有首龍也其旁刻飾雜有花草虫獸足分類危其識曰互岑考之古字當讀為鎗蓋古文尚書滄從岑鎗為倉古父从首如此漢制東宮給銅龍頭鎗則此器也其曰亞者鎗亦非一當有序而陳者首人因火欲出銅鎗誤出慰斗乃曰鎗被燒失脚觀此便知鎗為有足器矣可以信也

谷口銅筩銘大業三年三月改斗稱一依古法正用小斗小秤小尺以合為律呂度數

銅筩名曰谷口銅筩甘露元年十月計掾章平左馮翊府容十斗重四十斤刘原父以校今權量容總三斗重總十四斤尔漢武以累黍定律至宣帝時權量案矣考之於古其斛名曰律嘉量方尺而圜其外庣旁九厘五毫冪百六十二寸其權名曰律石權重四鈞同律度量衡劉徽以魏量校之斛容九斗七升四合有奇則魏斛大於漢制梁陳以古升五升為斗則以五升當官斗一升三合四勺矣一斗實重六斤十二兩公孫依漢志修稱尺与律權石等陳依之齊以古稱一斤八兩為斤隋氏不用律制但以古三升制為一升古三斤制為一斤傳曰魏齊斗稱於古二為一周隋斗稱於古三而為一傳本論以大人同儀主事各二人為隸古蓋當時筆畫可以責也方時當遣儒士張叔等十八人陳詣博士授七經還以教授至武帝皆徵入為王官按叔名寬世稱之七車張任博士作春秋章句十五萬言今於題名可考知蜀李比齊魯自文翁倡之余每升其堂考其題名徘徊仰嘆未嘗不移日也常璩記皇甫按詩後山白馬胡典學從三事：何振諫止之然則典李从事漢官也

周香巖家葉德榮甫世藏鈔本谷石銅筩銘
條中各二人爲隸古此行空三格後空白二十二行方接
當時筆畫白泉跋云幸此鈔本猶存闕文之舊
案白泉謂今毛氏刻十直接小是而此書無
本無能因標出之　蕘夫

以古稱一斤八兩爲斤隋氏不用律制但以古三升制
爲一升古三斤制爲一斤傳曰魏齊斗稱於古二爲一周隋
斗稱於古三而爲一傳本論以大人同儀主事各二人爲
隸古蓋當時筆畫可以貴也方時當遣儁士張叔等
十八人陳詣博士捷七經還以教捷至武帝皆徵入爲
王官按叔名寬世稱之七車張任博士作春秋章句
十五萬言令於題名可考知蜀李比齊魯自文翁倡
之余每升其堂考其題名徘徊仰嘆未嘗不移日也
常璩記皇甫按詩後山白馬胡典學從三事〻何振諫止之然則
典李从事漢官也

權銘

銘曰律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新氏造按志漢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為斤一百二十故謂之權石五權之制以義立之以物鈞之其餘小大之差以輕重為宜圜而環今內倍好者權與物鈞重萬一斤五百二十銖當物之數此元始定制也莽號新室權銘既著之矣方晉之末校尉王和掘得圜石其銘如是當時以為瑞參軍續咸曰王莽時物也故以是傳之不知世所存有幾而此銘蓋一時所同制也

紫洗双魚洗列錢洗

政和元年饒州得素洗二双魚洗六列錢洗一其四銘曰永元元年其二曰元和元年元和漢章帝之八年所改永元蓋承帝即位之元也而洗飾以魚蓋本之制如此其用錢文自漢為之蓋以錢為泉其以類取也又有隱起篆富貴昌宜侯王字紀談以富貴昌為蜀照烈鑄器之銘今紀年元和永元知漢之制也如此矣唐開元九年許昌祠舊唐得古銅尊隱起双鯉篆書文曰宜子孫當時以為瑞應宣付史館考其器殆亦洗也唐世古器見者尚少故皆不得其名但見有足以承則皆謂之尊觀顯慶中得洗銘作長宜子

孫當時不知為洗則宜開元以為尊也

要錄謂章草本漢章帝書也今官帖有海鹹河淡其書為後世章草宗其取名如此以書考之非也北書本章所用以便急速惟君長告令用之臣下則不得建初中杜度善草見称於時章帝詔使草書上奏用草實自章帝時不可謂因章帝名書也元帝世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体書之其後用於章奏尔肖子長不知其初延謂杜操始变臺法謂之章艸然伯度在史游實二百年矣不可謂其書始於掾也

窆石銘

元祐二年末城得石如豐碑其上刻銘曰市國臨濉時窆石室永建六年五月十五日大歲在未所遭作大吉科時窆石室侯未帰我有之按永建漢順帝郎位之元其年為辛未則謂大歲在未是也傳曰窆器豐碑之屬然古之制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而周制及窆以度為丘隧共窆之窆器蓋豐碑謂斷大木為碑形如石而蓋為横木蓋豐碑之所以下綍其器不得同者古者君封以衡大夫以咸衡則以木横之棺傍咸則直以綍繫之不得以横木其上也鄭衆曰

是孫外敖
之後文

窆謂葬下館也讀如汜祭之汜左氏謂之崩檀弓謂之封昔人謂其声同也蓋周漢之声与今自異可考得之于此嘗謂墓之有銘在漢則杜鄴甄豊然樹之於外其後如繆襲輩刻官代納之壙中皆在永建後然刻銘墓中不知何時而余所見者永城窆石最先它銘志得之知其所由来遠也

韓明府碑

窮困受而封況寖丘自是叔敖所命於其子者子孫能守不廢又何至乞食優孟而後求封此地哉皆不可得信也歐陽公嘗言其非此碑不知敖名饒余求於書自漢安順後諸儒鄉壁虛造無所撿括競為異說使學者奇偉所聞樂附從之如伏生為勝毛公為長子賤為宓此皆西漢所不書也其後應邵謂公羊為高穀為赤阮孝緒以穀梁為俶沈以仲叔名貢此則余不得知也至不知其時則又妄論之矣何休以公羊漢初人麇信以穀梁當泰考公時而西漢皆讀子夏門人如此者众矣不知何考之啖助曰西漢諸儒猶不能定其時代及名字而後代妄為記録此碑所謂叔敖名饒余於此則有疑焉

泰山都尉孔雷碑

漢泰山都尉孔雷碑延熹四年書其叙舉孝廉歷元
城令泰山都尉此其所居官也曰躬忠恕以及太兼
禹湯之皐已首人為漢世近古猶簡質如此以禹湯
用之泰山都尉亦自不類謂皐已尤不得施於此也
且雷之善不過當引過自居不以予人然便為皐已
亦於書何取漢世文物至東京衰陋已如此嘗怪三
代文字之盛其於見鼎鍾商冊不入詩書尚多有之
渾厚尊巖自因大人散散以朝坐清廟而走辟后使
人仰俛有愧後人拘迫自因如餓隸羈虜左右望畏
而愁嘆喑噫之氣鄉人悲咤又加官竪宮妾寀諱忌

祿辟邪碑

碑盡為隸至當其額或作篆亦時有為大體皆有偃
沒執而此石所書独多篆法知漢隸之有如此者篆
尚存也按書志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為天祿
兩角為辟邪無前角者為浮都祿又為鹿傳曰辟邪
應瑞之獸也五色光傳煇長尾善知星變故其見於
時著瑞應也封氏曰秦漢以來帝王陵前有其葬辟
邪象馬之屬人臣墓刻石虎羊以為儀衛其在唐有
制然資以御史中丞而墓刻辟邪蓋漢無此制也昔
交址獻獸麟首一角而肉麟當時不能識其後沈括
察其形謂是天祿然當時所獻無鱗甲五色但皮肉

隱鱗不說長尾北未得便以為天祿也

大尉楊震碑并陰

漢既敝衰士玩於俗咨說偷儒不知名義所處震於此時拔然自振流俗閭以直鄭峻行激蔑汚濁天下矯首鄉風知名鄭為重持祿保寵有顧死而不忍為者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害人世為士者知守此以相尚不知介特之操道在一隅未是盡道則以名鄭為敝者緊震寔發之後世蓋循其道以至也夫聖人不能為時：至能勿失之然時固天之所為故人不得擅而有之矣當震之蔑大難奮大義直指利害夫豈不謂然處亂世汚俗闇主在上奸臣秉此以醜正況女謁孽豎有一於此然不得自見協是相濟乃欲明目張膽以直道行於世吾知震之死者非不幸也觀其門生故吏可謂众矣而高舒楊倫輩方且率天下而禍仁義以杭言為直以犯難為義以殺身為仁至摩礪激訐以進斷者為得事君之道其觸機投穽以陷患害相趣而不顧卒成黨禍而漢以亡為夫名鄭者本以成身吾見其身之禍未以治国家卒亡以矣蓋行仁義而不知其道者也嘗見道者不以儒為說其一人曰仁義殺身後名一人曰仁義殺身成

名最後者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余謂愛其身者類楊朱不顧其身者類墨翟顧身名而全者列禦寇之所以自處也此豈仁義者之道哉盡道行之吾知無死地矣且區區以求全者則惑乎其後陳蕃竇武乃欲楚楚杜鼠而覬幸之一日無事皆殺身成名之說也可不悲

劉曜字季尼此碑可識者餘不完雜句讀也碑道書曰漢光祿熱東平無塩劉守君余按劉氏本范氏後自秦而反故其處者爲劉氏則劉當爲留說文留從卯卯爲天門戶闔爲酉酉爲天門則留自卯戶開爲卯卯爲天門戶闔爲酉酉爲天門則留自從卯爲酉之省文故之留不從卯劉姓則不從刀也當漢之世綿書既出故言卯金刀者劉也學者不獲考古安意求之昔許慎以劉爲鐂其轉而爲劉者以田易爲刀也然姓書周之大夫有食采於劉者此畿內地也因地以爲氏則與漢姓異出但不知古文劉者其畫與漢如何故凡漢姓自當爲鐂或以爲留南朝有留異或以爲出留侯非也特漢姓不失其本者如此

喬太尉碑

李元仲示余斷碑蓋從地得之昔為礎也故其剝鑿不可盡見惟曰公諱玄其下已訣又曰濉陽人知其為橋公祖碑也公祖故臣門人述其言行銘于三鼎勤于征鉞官簿第次書之碑陰世或傳之此碑蓋司從雀列建尉吳整刻列石者猶可於此書見之余謂玄在漢世無大事功惟疾惡破姦為務蓋剛介一操之士當其時所薦達多在顯位故名獨傳又如魏武於其微時玄則識之故其後世名益顯嘗攷於碑秦司隸趙祁并發郭貞書劾之以瘿陶王俾為鉅鹿太守為齊按路之臧又張機安托舜命誅之車師後部阿多那卑君爭國遣從事奉詞以定西域其涼州擅發官廩以活飢人今攷漢史不書則亦闕矣如史謂伏地言苧昌罪請罪謂為從事梁冀馳檄周景而封還檄文為洛陽左尉以梁不疑尹河南恐受對為所辱棄官此皆得事寔為碑故自異蓋畏避其文不得立見至笞皇甫禎死薊市涼州亂故四府舉其才以度遼將軍假黃鉞有名節以此也史與碑合當其時漢既大亂度力無所用稱瘻役一蓋升不能去而卒自免

廣川書跋卷第六

鐘繇賀表

昔人辨鐘元常書謂字細畫短而逸少學此書最勝處得於執巧密然則察真僞者當求之於此其失於勁密者可遥知其僞也賀表畫疏體枝鋒露筋絶不復結字此決知非元常之爲也永叔嘗辨此謂建安二十四年九月關羽未死不應先作此表論辨如此正謂不識書校其實尒若年月不誤便當不復致辨邪辨書者以書畫察之當無遺識矣或謂正恐夫說者來可勝曰明辨是非者豈能使天下盡不惑哉要期於失者非也

皇象書吳大帝碑在江寧府書雖本漢隸然探奇振
古有三代純樸氣故自是絶藝非如東漢遺書循一
短律籍蹈綴襲切而自私也自王志愔定録古今書
而象已在著録中至庾肩吾以象品入上中其後李
嗣真目之不改不知當時所定果何据也羊欣稱象
書善草書世稱沈著痛快而張懷瓘惟稱象小篆入
其品其能他不見稱於人今官書有象章草帖故自
精深奇崛前世謂書者獨不言象爲隸字何也意謂
既以書入品第則或不盡著其言又諸人或有兼數
書著者此又不可知也余疑此碑近出書盡尚完故
是前人未見當其評書時不得毗睨於其間也不然
書隸至此而可遺其品目哉象又書曰太子屏風在
此已久而未得之又曰想必醉令鱧魚梅羮相待其
自矜持如此

七賢帖

長安李丕緒得晉七賢帖世疑劉伶作靈李氏謂史
容有誤然其字伯倫知爲伶也書尤恠詭不類然昔
經范文正公歐陽文忠公蔡文公諸人題識故後世
不復議余昔於書官中見山濤阮籍嵇康書皆入作

者闡域而不見劉伯倫書不知今所傳果何所從來
而得其形製哉余見梁世自有劉伶善畫當世號文
學士豈此書是耶唐初購書以金故人得僞造以進
當時李懷琳好爲僞迹其用意至到或謂乱真昔人
謂急就章爲王逸少書七賢帖假云薛道衡作序

裴褙持以質錢其所用繭紙皆謝道士所爲尤
俊臨書故懷琳所爲書皆繭紙無薛道衡序此蓋後
人所爲得劉靈書因以附之故爲詭異不可法度約
者此正衒玉而賈石也紹聖三年余過長安邵仲恭
得此摹本諉余跋其後

西岳華山碑

猶子孫守之似不因其宮惟見於此天下之事其不
可知者衆矣然人各以所見自限不可以此斷天下
事也文籍所傳其隱細不大顯于世凡幾行書其顯
而在人耳目者雖衆又未必盡得其知則其存与否
吾安得而盡之故於書傳所疑每則慎之不敢決然
以謂此也漢武集灵宮建于太華漢志既書之矣桓
譚嘗賦之酈道元曰敷水北徑集灵宮其事甚備永
叔昔不得見也張昶序曰代山石立中宮繼統太華
捷辟秦胡絶諸白魚入舟姬武建業宝桂出水子朝
卷位布王五方則處其西列三條則居其中世宗又

經集灵之宮於其下想松喬之傳然則集灵亦其盛矣三輔黃圖書其制度類聚亦書其名劉勰盖嘗言矣余目得考之

郙閣頌

漢郙閣當析里橋建寧五年李君諱會字伯都析里大橋於今乃造其言斯溪既然郙門尤甚臨深長淵三百餘丈接木相連賀號為萬柱碑今所見如此考其地當闕而郙閣無存迹昔歐陽文忠公嘗疑釋散關之嶰漯徒朝陽之平燥按㬎古文顯字漯川漢作濕讀渭川則卑湿字書學至今同文古字湿作𨻶又作隰故漢人湿又作累然則漯當作湿燥古文作㶿盖㬎与參同体其言釋則与易同卜用釋亦易也至謂遭遇隤納則以傾隤地壞自納於淵漢人文陋無之道然用字亦本古也

慶都碑

堯母匊在濮州靁澤縣有碑余得而考之盖建寧五年延尉臣所建濟陰守宋晃元讓成陽令管遵公君臺遣大掾輔助以成其說感赤龍而生堯則春秋合成圖謂慶都生於斗維之野常在三河東南天末大雷電則血流潤大石之中生慶如都為黃雲覆盖虔

食不飢許慎嘗為之論曰堯親慶都蓋天帝之女寄
伊長孺家年二十九年無夫出觀於河有赤龍負圖
而至曰赤龍受天之圖有人光面八采鬢顴長赤帝
起成元宝及生堯視如圖故眉有八彩之色以帝王
世紀考之堯為帝嚳子則豈謂無父漢人尚纖諱其
論每若此彼以漢高祖為雷電感大澤中以生則追
叙堯事相配且為堯之後雖帝王之興必有禎祥不
應怪說至此劉焯嘗謂左氏稱在夏為陶唐氏其處
為劉氏非魯史本文延漢儒欲其傳特為此語以漢
出堯後獨堯左氏為有明文以此求重於世孔穎達
特信其說觀此碑所録与許慎立論則焯之說有所
推考之矣昔皇諡以穀城為陽城而碑作成陽集古
録以碑為正余按成陽本成伯國地記謂在濮州雷
澤述証記曰成陽東南有堯冢則成陽惟諡為誤它
書皆得證之延光二年書祠唐堯于成古未嘗乱也

蔡邕石經

經廢於世無所傳聞久矣當秦未滅詩書其學已失
舊法世傳不可復求而得之況其在後世耶漢承秦
亡雖起而盡收於溝渠矣　間然缺殘湮淪無復全
學諸儒妄度聖人隨誤釋譔方將訓習章句不得其

叙其能得之道全以求聖人之意而不失哉至其不得於言則疑於經則疑於學師習各異黨學相代至改滋亥周由等以就其學有不合者則私定黍書以應其誤獨蔡雝鐫刻七經著于石碑有所檢据隱括其失蓋周盡當時號鴻都三字其異文者附見此於已殘之經得收其遺逸而僅存其可貴也纔三十年兵火繼遭碑亦損缺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為七經正字後魏武定四年移洛陽漢魏石經于鄴魏末齊神武自洛陽徒于鄴都河陽河岸崩遂沒于水其得至鄴者殆不得其半周大象中詔徙鄴城石經于洛時為軍人破毀至有竊載還鄴者船壞沒溺不勝其衆也其後得者盡破為橋基隋開皇六年自鄴京載入長安置于秘書內省議欲補緝立于國學會亂遂廢營造之司用為柱礎貞觀初魏徵始收聚之十不一存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祕府當時考驗至詳謂不盡為邕如馬日磾數輩相與成之趙綽曰唐造防秋館時穿地多得石經故洛人中士逮令有之考當時所得已是漢世所遺沒而得者國初開地唐御史府得石經十餘石此又唐末淪沒之所也也

秘書郎黃符以石經尚書示余為考而識之蔡邕以
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鑿穿疑誤後學熹平
四年奏求正六經文字邕乃自書於碑大屋覆藏立
太學門外號鴻都石經屋覆四面與兄書曰石經文
都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太學在南明門
外講堂長十丈廣三尺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四十六
枚元魏時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
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毀禮記
但存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當時是尚有碑

十八蓋春秋尚書作篆隸科斗復有周易尚書公羊
禮記四部陽衒之曰石經尚書公羊為四部又謂春
秋尚書二部書有二經當時古文已出衒之出北齊
謂得四十八碑誤也洛陽昔得石經尚書改殘破不
屬蓋盤庚洪範無逸多士多方總二百三十六字其
書蓋已見於此或曰魏亦作石經安知此為漢所書
哉余謂魏一字漢為三字此其得相亂耶且曰天命
自度碑作亮惠鮮鰥寡碑作惠于矜寡乃逆炕誕作
乃憑既延治民祗惧作以民肆高宗享國五十九年

作百年以書攷之知傳授偽誤不若碑之正也方漢
立學官書惟有歐陽夏侯其書雖不全見今諸家所
引與古文尚書全異不應今所存古文反盡同也疑
邕既立二書則或當以古文自存矣王肅解書悉是
孔傳便知魏去漢世未遂肅得其文不然不應又盡
同也晉內史梅賾　舜典而當時猶疑知古經已廢
于漢魏不爾肅得自私使世疑耶余知至晉其絕書
已絕今考杜釋預左傳以古文為逸書又知歐陽夏
侯所傳殆異於古文其知於此手考之

石經論語

石經今廢不存或自河南御史臺發地得之蓋論語
第一篇并第十四篇為一碑亡其半矣其識者字二
百七十又自第十八篇至第二十篇為一碑破殘餘
得五之一其存字為三百五十七以今文論語校之
其異者若抑與之与為意與之我未見好仁者惡不
仁者作未見好仁惡不仁朝聞道夕死何矣作可也
有三年之喪於其父母無乎字惡居下流而無流字
年四十而見惡焉無焉字亂凰弓弓作何德之衰往
者不可諫也來者猶可追也今本皆異執與者為誰
而作執車者為誰子是魯孔丘與曰是然後曰是知

津矣比今書多二字耰而不輟作輟夫子撫然植其杖
作置其斯而已矣作其斯以乎子游作子游而在蕭
墻之內凡碑之所存校其多少異者已十五之一矣
使鴻都舊書盡存則其書之異亦當若此可校多少
也夫以邕之所定雖未盡得聖人本書然漢儒學專
其校定衆家得正譌誤多矣此猶是千歲舊書比今
兵火之餘師學已久廢其庸得論當耶

朱龜碑

余得朱龜碑廷考次其文曰龜自伯靈蔡孝廉除郎
中尚書侍郎以將事去官于時益州夷侵寇以居為
御史中丞討代鮮卑侵犯障塞復舉君拜幽州刺史
吳茲曰集古謂龜事迹不見史傳其僅見此碑者如
此大抵學者患在博不在寡兼衆書而備盡安得無
所遺忘也夫學博則難周譬如顒處觀日其得亦廣
大矣其小有所遺則大有所專故也余曰文忠偶未
考耳龜事見漢書甚詳華陽國志曰靈帝熹平中變
夷復及益州太守雒陟遣御史中丞朱龜將并涼勁
兵討之不克朝議不能征欲依朱崖故事棄之大尉
掾巴郡李顒益州大守与刺史龐羌之代之徵龜還顒
將巴陵郡版楯軍討之皆破後漢書記熹平五年諸

夷反叛執太守雝陟遣御史中丞討之不能克朝議欲棄之太守尉掾李顒建策討代乃拜顒益州太守擊破之還得雝陟今以碑為據則漢謂夷執雝陟朝廷遣龜何顒擊叛蛮始得雝陟則龜皆非其功故碑自略之其可考也昔常璩書蜀事最詳范曄修漢書多依用之至謂益州太守雝陟遣御史中丞在殿中察舉非法其出繡衣持斧墨綬以下不得擅誅則太守得遣況龜為御史中丞非朝廷遣之豈更有它任而居外者耶其將并凉勁兵又益州得專而用哉或曰別国本志有蛮夷復反雝沒故益州太守遣御史中丞朱龜討之余曰如此則里學小兒語也雝後故益州太守且何詞也哉而曰遣御史中丞者便為朝廷三府豈不益陋耶

此碑漢靈帝中平四年立小黄門在漢秩六百石永叔疑其刻碑已盛余考其時孫程以侍御史持節監護喪事乘輿幸北部尉瞻望車騎單超賜東園秘器棺中玉具発五營騎士將作起冢瑩侯覽豫作壽冢石棺双闕高廉百尺其制如此則敏為大碑深鑿屬文見之何足称異哉其書曰守静翻光以遠晦名敏

之能北不能未可以北得之然當時以北銘之豈亦
慎時之失不得顯言亦如北稍見其有貴於斯者耶
方其時如呂强直且不免死既死收捕宗親知當時
蓋亦有人矣為忠直而受禍其得畫行其志哉余讀
其書而傷焉不自得當靈帝世而沈沒宦監中能自
振起於汚濁北其可貴也同時有北海趙祐以博李
称甘陵吳伉蕭風角託病不與事濟陰于肅下邳徐
衍南陽郭耽称為清忠不爭威權又有李北與諸儒
五經文於石北其尤異者然其可宦者遂無其人耶
若敏於是余知其上不得如巡强輩以取名自顯然
亦不若忠讓之徒剥喪王室其不得書於史官余得
而知已

周公禮殿記

此記在成都學舍顏有意撰昔庐江文翁治蜀初立
學成都作講堂石室開二堂左溫故右時習復作周
公禮殿畫孔子像蓋古者以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
師故李必祀周公以孔子配之自開元後制度廢棄
惟北存尔可以考之其過灾太守陳畨高朕修立增
二石室於更夷里橋今學石室一為高朕朕自有功
學者故其今室至今與文翁俱傳在後為蜀守以勸

學爲本二人之存尔可以不廢也昔人嘗疑朕非制名可称於臣下者自秦漢天子所爲称豈復可存耶流俗謂高勝至宋璋洗視如高朕范蜀公嘗爲人道之甚詳余詳其至處求字畫得之寔爲朕字知在漢猶未有嫌不必曲辨朕爲勝也蜀書有高勝爲鄴縣人昔人疑其爲守非也魏帝文夏侯霸爲右將軍霸父朕嘗仕於漢豈可又爲勝耶

四皓神坐

神坐西漢所書鑿石爲位以爲祭也一曰圖公神坐二曰綺里季神坐三曰下黄公神坐四曰角里先生神坐重畫深鑿其書甚完知漢人去秦不遠其相傳必不誤昔王元之在汝水以詩寄畢文簡曰未必頸如摴里子定應頭似夏黄公文簡謂綺里季夏當爲一人黄公其别一人也元之檢書諸得陶淵明泊唐詩人皆言黄綺如李白輩亦如此即改去此詩然世亦竟傳自是人皆以文簡爲据余得四皓神坐知元之非誤但昔人論四皓或言園綺或曰綺夏不以畫舉首字取之愼則用之或淵明自讀作綺里季夏不可知也周燮曰追綺季之跡世説曰綺里東園公夏黄公甪里先生謂之四皓姓書有綺里先生季其字也

則為夏黃公無可疑者按俗風通楚鬻熊之後為圈
而鄭穆公之子圈其後為姓至秦為博士逃難而改
為圈考之陳留志圈公自是秦傳士周唐以常居圈
中故謂圈公昔圈称撰陳留風俗記蔡邕集有圈典
魏有圈文生皆其後也古者角与祿同文故樂書作
觫鄭康成於禮角皆作祿陳留志作角唐李涪嘗辨之

君子公昉碑

此碑巳郡漢中太守郭芝立石祠下書其事者余見
其已異也昔公昉以藥塗屋社歙牛馬六畜翛然與
之俱逝神仙変恠不可以常理論之然雞皆仙昔淮
南王安或為其說如此余見淮南以辠誅死知其為
說者妄也公昉事雖增異矣然可以不信者於事則
得為概見也昔葛稚川謂仙人可以盡求故言劉尚
所說列仙傳自刪秦大夫倉書中出之洪又采其遺
者中黃仙人石光麋鳳子雀文刘元藥子長李文尹
子張子味王柱董君異衛叔鄉梁伯而謂李八伯為
唐公昉作庸客後八百偽病公昉為廢數千萬不以
為損又作悪瘡公昉與其妻妾舐之其瘡盡愈以丹
經一卷授公昉入雲臺山中合丹丹成仙去洪之傳
如此不聞其與六畜俱逝然碑立於漢而洪為書在

後洪不取此知其謬也洪嘗論藥可歛牛馬鳥獸令其不死則如今防事正洪所欲得而不以言則知當無其傳彼果有傳人亦不信以人抑雖稱川好奇亦不謂其傳可信耶大抵世人喜道怪又如常事不足駭世耳目則恐不得傳雖一時妄作或冀久則人而之然則理之所在可以考也

鄧州南陽北有東漢太守汝南宗資墓列二獸其高八尺角而麟分鬣戈尾過壯大左曰天祿右曰辟邪皆刻膊上字不盡為隸法蓋篆之變也漢自光和後

叶是孔宙碑文

之甚則俳諧如庸倡咲侮求說一時故皆不得逞夫熊羊躲虎氣已貫金石矣其方矢復收皆則意已避石不能中也文章以氣為主君子養氣配道与義死生威武不得移之故其言深純渾厚放乎江海之津者使人望洋鄉若不得其涯涘也彼其肯低首求售顧一切忌諱牽自拘逞二然求合而不得也詩稱文王克昌厥後其在武王明發不寐其在書則曰若無商王受古人於文無忌如此其氣固已盖天下矣宜見者聳動吁可畏而嘆也余讀屈原書已以朕自況周秦六國閭凡人相与言皆自臣也秦漢以下禁忌

稍嚴文氣日益凋喪然猶未若後世纖密罔細求人
功辠於此也昔左氏書子皮即位叔向言罕樂得其
國葉公作顧命楚漢之際爲世本者用之潘岳奉其
母称萬壽以献觴張永謂其父柩大行届道孫盛謂
父登遐蘭惠開對劉成甚如慈旨竟陵語顧献之曰
非君無以聞此德音鮑照於始興王則謂不足宣賛
聖旨晉武詔山濤曰若居諒闇情在难奪夫顧命大
行慈旨諒闇德音後世人臣不得用之其以朕自況
与称臣對客自漢已絶於此況後世多忌而得用耶
顏之推曰古之文宏才逸氣体度風格去今人實遠

下韓明府碑

但綴緝疏朴未爲密緻耳今世音律諧靡章句對偶
避諱精詳賢於往昔之推當此齊時已避忌此其爲
綴緝疏朴此正古人奇處方且以避爲精祥爲工音
律對偶爲麗不知文章至此衰敝已劇尚將倀倀求
古人之遺跡耶吾知溺於世俗之好者此皆沈約徒
隸之習也

西岳華山碑

西岳華山碑後漢延熹四年弘農太守孫璆建書曰
五帝延狩五岳立宮其下宮曰集靈殿曰集仙昔歐
陽公謂集靈漢韓明府修孔子宿碑其文雖剥缺然

可句讀得之明府名勑字叔鄧歐陽永叔嘗謂書傳無以勑命名者秦制天子之命為勑漢用秦法當時豈臣下敢以勑自命者也考之字書勑自從東謂誡正天下者也按韓明府自名勑尔古者以勞眷為勑勑為賚音其文為徠別体當南齊時有劉勑為始只内史則古人名勑何世無之豈於此疑哉往時文嘉謨作縣樓架勑書於昌樂榜為勑書蜀中縣多作勑者說文勑自音策謂馬箠也勑音奇為木別生也嘉謨蓋勛之子勛有書名知勑非勑字其子不能考古誤以為勑可不戒哉

樊常侍碑

漢常侍樊安碑安永壽四年二月卒其後勒碑序所歷官今碑在唐州湖陽安改湖陽人也桓帝永壽三年是為延熹之元寔自四年六月以改則在二月故猶為永壽但立碑在後自宜以延熹為據也漢自延平故制壞矣中常侍黄門增舊三倍於永平自改璫黄金而貂右矣其執傾天下觀東觀漢記書宦者盡叙其所承本系如孫程曹騰為康叔振鐸後則史氏畏避不能直筆其於序事可得据耶今碑叙自中黄門遷小黄門又自此避常侍或疑其制益漢中世常

侍干石小黃門六百石中黃門三百石中藏令六百石掌中弊帛金銀貨物其序自應如此蔡倫自小黃門遷常侍而中黃門非大功不得獵小黃門以進此可得考也漢又有中宮謁者書穴從僕射謁者主報中章官者主中文書則左右史也此皆不屬少府而自為一職其制也極宜其能乱天下而卒以亡漢也

孫叔敖碑

楚相孫叔敖碑漢延熹三年五月二十八日立固始縣令段若夢見曰故祠架廟堂屋以存其後故列於斯文按叔敖相楚其事著於列子莊子左氏呂氏春秋賈子說苑等書太史公作史記不詳見而此碑當桓帝時能自叙列又多異聞疑當時自有書以傳可得据而成之今考史記優孟為叔敖衣冠抵掌談語其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肘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賄枉法為姦觸大辠身死而家熾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召叔敖子封之寢丘至碑則曰叔敖病甚臨卒將無棺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吾孟楚之樂長

与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寔不負也卒後數年莊王置酒以為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既即忼慨商歌曰貪吏而可為而不可以有為廉吏而可為而不可為貪吏而不可為者當時有汚名而可為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為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為者其後躬袒而負薪貪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涕泣數行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即求其子封於潘國下湿墝埆人所不貪遂封潘鄉即固始史碑於文雖異其謂因穷用而後封者則同也昔叔敖曰楚人鬼而越人機可常有者惟寢丘至其後

別本七賢帖

嵇含云衆口異賈群目改望陸景云衆口毀譽浮石沈木今此一書致略失而論者異詞欲来者不惑不可得也世人信耳而不信目故於書少有自断於胷中者苟惟人言信之故凡造妄架僞者舉得進也前人評書謂耳中有畫目中無畫余於評書亦云

司馬整碑

晉宣威將軍南鄉太守司馬整頌泰始四年已巳建書為隸古氣質厚與鴻都石可一二枝也碑言整安平王孫義陽王之子仕魏拜郎中中郎議郎諫議大

夫騎都尉給事中治書侍御史咸熙二年出臨宛郡加宣威將軍就郡拜世子奉紹三年十一月使者奉紹冊命君南中郎將統茲宛郡今考晉書整義陽王望之子初弈爲義陽世子弈卒整嗣封清泉侯追贈冠軍將軍自郎中議郎史不盡書如威宣將軍中郎南郡守則見於書而史氏闕之有不知也而碑自秦始四年建則侯於清泉皆自宛郡後然頌曰出臨鄙郡自託於詞亦可陋也漢之衰文物隨敝至晉不勝淺陋殆無前人一言一語雖政教汙隆文章與下然浮脆不綱自是氣質卑薄至論述次第亦已失當此可恠也整在當時蓋公族一火年名爵未立頌至謂乾坤之純靈並聖而誕興其在南郡謂洪息淪乎不測覆養包乎無外巍巍乎功揚於万陋其受冊命慶雲隨之夫儗人必於其倫非其倫者人亦不得受不雖當時文字未有禁防而諱忌稍以濶疏此皆何等語哉文字之壞殆有至此可以屢嘆也

太公太公廟碑今在衡州共縣晉太康十年立其文可識曰太公望者此縣人太康二年縣之西偏有盜發剏而得竹策之書、藏之年當秦坑儒之前八十六歲

其周志曰文王夢天帝服玄禳以立於令狐之津帝曰昌賜汝望文王再拜稽首太公於後再拜稽首文王夢之夜太公夢之亦然其後文王見太公而訊之曰而名爲望乎畜曰唯文王曰吾如有所見太公言其日旦其言臣以此見也文王曰有之有之遂與歸以爲卿士其紀年曰康王六年齊太公卒叅考數畫蓋壽一百一十餘歲先秦滅學而藏於立墓天下太平而發其潛藏書之所出正在斯已今考史記謂東海上人東伯與語太說自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號曰太公望又曰呂望處世隱海濱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夭素知而招呂望尚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爲文武師蓋不得其詳乃廣徵異說其謂東海上人則得於孟子其先君望子則得於墨子至拘羑里則戰国辨士之論也灼龜而得兆立以爲師今諸書有之曾不知諸侯無太師而東海者時避紂亦則得以爲卿士其說是也莊子言文王得臧文人其語類此疑周之言蓋主此也詩曰維師尚父則知爲武王師也竹書最古當魏安釐王時國史也則所書宜可信其言服玄禳而說文無此字惟曰漢令解衣畊謂之襄而衛宏字說與國郭昭卿字指則有

之知許慎所遺古文衆矣昭卿曰宏以有記非得是碑豈知宏之爲有哉晉記言咸寧五年盜發及郡劉與此碑異知此誤也

月儀

世謂毋丘興碑比蔡邕石經無相假借惜其書不見於世觀晉人評書以索靖比王逸少而歐陽詢至卧碑下則筆墨絶妙不待見其書而後信也近世爲淳化官帖中有靖書而後購書四方得月儀十一章議者謂靖所書特必不移衆而亦自是信之今入續帖中其筆畫勁密顧他不能眦睨其間然與前中書亦異不知誰定之李嗣真曰靖有月儀三章觀其趣尚大爲遒疎無愧珪璋特達猶夫聶政相如千載凜凜爲不亡今月儀不止三章或爲昔人離折然書無斷絶裂固自完善殆唐人效靖書臨寫近似故其書剞劂逕出法度外有奇貴者崇寧三年四月十七日書官帖後

告誓文

告誓文今入晉書傳中昔逸少爲王懷祖檄也當時以不能堪摘細事遂脫幘自投朝廷以其誓苦故不起强以官夫迫之陿地不能自適而情得者其養故

自愜也開元中此書得於潤州尾官講堂鴟尾其書
一字爲數體一體別成點畫不可一槩求之如字
有橫顯異行法度草未嘗複出實天下奇作也李
延業敵之岐王十二年復出岐王宅被焚則宜不得
傳之矣今碑字刻畫過於嚴重無復前法求可蓋後
人放而爲之似是唐經手搭摹以傳陶弘景論書謂
逸少自吳興前書猶未爲稱凡厥存迹皆是永和計
十年中自失郡告靈不仕後略不復自書然告誓文
已出當時知鴟尾得者別本也貞觀書自己列告誓
文武平一當見於小函同樂殺論黃庭經共藏便知

此本不一傳摹相承不能辨其真贋也

蘭亭序

蘭亭序在唐貞觀中舊有二本其一入昭陵其一當
神龍中太平公主借出榻摹遂亡其後溫韜發諸陵
蘭亭復出太宗朝留神書學嘗出使購求藝文諸書
咸得當時已無蘭亭矣仁祖復尚書篆求於四方時
閔中得蘭亭墨書入録字畫不逮逸少他書其後祕
閣用此刻石爲後法帖今諸處蘭亭本至有十數惟
定州舊石爲勝此書雖知皆唐人臨榻然亦自佳致
若點畫校量固有勝劣後人不考其法有得其書者

皆謂真逸少迹矣此其說所以異也惟彷像得真爲最傳也

成都蘭亭

寶月刻蘭亭序東坡居士爲譜于後蓋子由得於中山舊石故今所摹獨傳二蜀其如中州或人未知也余觀世所傳蘭亭書雖衆其搨摹皆出一本行筆時有異處繫當時摹書工拙惟祕閣墨書稍異更無氣象可求知後人所爲不足尚也貞觀中詔令湯晉徹搨蘭亭賜梁公八人而晉徹亦竊搨出外以傳其書衆播晉徹自能書識逸少筆意故摹搨自到極處逮褚河南歐陽率更臨蘭亭則自出家法不復隨點畫重沓也故世以善本歸之普徹蘭亭真本世不復知至普徹典刑猶有存者今所傳皆本於此中山者蓋其一也

黃庭經

世疑黃庭經非羲之書蓋以傳致之知嘗書道德經不言寫黃庭也李白謂黃庭換鵞其說誤也然羲之自寫黃庭授子敬不爲道士書此陶真白曰逸少有名之跡不過數首黃庭第一貞白論書最精不應誤謬今世所傳石本筆畫反不逮逸少他書觀開元中

陸元凱悌奉詔檢校言右軍真行惟有黃庭告誓知
本爲真非楷字矣至天寶末又爲張通儒盜去莫知
所在迺知舊書不傳今所見者特後世重搨疊摹不
得其真久矣蜀本黃庭筆墨粗工本皆非可貴第以
其名存之

別本黃庭經

淇水呂光得黃庭經最爲異者見使評之余謂今世
所傳黃庭經本兩本自唐人學書爲業臨摹以傳者
也逸少於書其存多僞黃庭之亡久矣後人安所取
法以傳邪張懷權謂逸少佳跡自永和後而黃庭經

蓋永和十二年書也字勢不聯翩而點畫多失雖摹
搨所授有失其初若元勝棨可存縱傳授有据亦何
取於此哉呂得石書署其年永嘉丈離其字尤不可
近古其永字等頗效王氏變法皆永嘉所未有況永
字爲變王氏體者余是以知其非也

又黃庭經別本

夫求馬者必自其群牧馬郡群驥子在內逐、而趨
鄉、而顧者果知其有異邪望途授轡一駕千里逐
景掣電秣趙刷燕則游後塵者無駕胎之跡矣至授
以騏驥之任則真馬出矣唐得晉漢魏晉間隋書多

至七百卷於是以黃庭爲第一方在衆書時豈無所異而可一概哉顧世未嘗衡校而彈繩之則論有同異不足恠也至稽之法也而姓合窠之體裁而密結索之神明而不竭者於是世知有華留騏驥矣其於舞衢楊銮而度愜隘不特置木立塗而自合也此當是唐人得舊本摹入石者時見筆意與常見二本及令秘閣所存異甚知唐初選置能盡書矣可以知翰墨極處也

畫贊

畫贊晉世傳晉右將軍王羲之書考其筆墨蹊逕輙不類知後人爲之記之逸少以傳也昔王濛子脩嘗求書右軍王羲之爲寫東方朔畫贊與之敬仁已其毋見平生所氣內棺中故知此書不傳久矣唐貞觀購書逮開元搜訪亦既盡矣校定大王書二卷黃庭第一畫贊二告誓第三韋挺以畫贊是僞迹夫贊已亡矣而叟出者可以知其爲僞也今世所傳疑不在韋挺論中彼得存於貞觀而入錄當亦有可乱處今之傳者不能便入貞觀錄也

樂毅論

樂毅論世無全文高紳所藏石至海字正以史記校

之四纔得其一爾今世所傳又其摹於此者蓋無取
也觀梁武帝評書論此論微粗徒恐非真跡陶弘景
亦疑摹本梁去東晉六十年其書不存況今去梁後
又數百歲中間馮永素摹已見六本今世所傳亦莫
能辨先天中太平敗後咸陽老姬授書竈下是弘景
所評已亡矣後世存者可求其真耶

全文樂毅論

智永師論樂毅論正書第一自梁世摹出其後薦銑
之流莫不臨學然則此論不傳於世矣陳文帝嘗賜
始興王雞距筆力鮮媚殆其臨搨之功勝也祕閣購
書則其論全文陶弘景言樂毅論乃極勁利而非用
意處故頗有壞字今所得異矣元符中詔摹于石以
其書校之殆唐人所書不逮舊本然聖俞恐之謂最
奇小字者是也晉王沂公喜書嘗得求全文乃自石
未破時摹尤為精勁余從其家得之非今祕閣石比
方也

別本樂毅論

舊傳樂毅論誤書兩字以雌黃點正以今所傳校於
舊史異者蓋二十八字其文意自不相妨蓋出傳已
久不能無誤昔時於秦瑀兵部家得別本樂毅論文

字完整筆力差劣然校今秘閣石本亦可上下相敵
或疑王箸所出也
李牽舊得樂毅論其本乃高紳所藏石過自矜持謂
真逸少諸書沈存中亦謂得前人說逸少諸書多是
縑紙惟樂毅論書于石世以此為据余竊疑其不知
何從得從此說也昔梁武帝摹采逸少書至盡而樂
毅論已出故陶貞白論樂論書乃極勁利而甚非用
意故頗有懷字當時無石本傳者大抵逸少每為人
書多以前人賦論見于世傳者存之如黃庭畫贊洛
神賦皆書于紙以授雞脩禊序亦不令入石也唐得
晉魏諸家書字故嘗評黃庭第一畫贊次之樂毅論
又其次也武平一曰太宗於右軍書特留賞蘭亭樂
毅尤閱寶重別一小函貯之太平公主私取樂毅論
以歸及籍其藏咸陽嫗竊舉袖中授之竄下開元錄
書但有黃庭畫贊告誓而樂毅論已矣不知誰其說者是以此寫
逸少於書自謂真出鍾草出張議者便為後生靡同
失其當處敬元謂古肥進之謂今瘦書至瘦硬似是

逸少道絶古人處若更論執巧形容意疏字緩皆不
足者也傳謂羲之書初不勝庾翼郗愔及暮年方妙
嘗以章草畫庾亮而翼遺書曰張伯英章草十紙過
江顛狽遂乃亡失常嘆妙迹永絶忽見之下會家兄
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羲之書法正自然功勝豈待
積學而至哉議者不知書有天機自是性中一性而
學習求就法度規矩尔至拎離方遁圜不守繩墨自
作勝槩謂非天得不可論此也今但見庾翼此語便
謂初不若翼惰此殆不可與剪剔翠駮而詣絶言界
者矣使翼無此語當謂逸少終不如翼惰哉余知其
說每增異也不知此語何所憑藉而知其昔不逮二
字耶

世有持逸少出師帖作硬黃紙漬以靈脾水久之色
如茅屋漏汁紙色盡變以此爲紫紙所書也林子中
以兼金購之他日復有持虞伯施書蘭陵王進本
其紙文色理与出師帖一等又購而藏之未嘗致詰
也一日持來京師客疑其偽子中不信也大抵世人
貴古而不考實一承人之妄至於終身信之而不悟
蓋偽言先入則信不得受也硬黃本唐人自有書經

紙此雖相近實則不同惟硬厚者知非經紙也王右
軍作書惟用張永又製紙謂縣光麗便於行筆令人
不考其實得硬黃紙便謂古人遺墨曾不若畫像先
論練素而後定世之遠近故嘗得大略也許襄民自
抗得逸少十二帖皆靈脾漬也使余評之襄民竟不
信

洛神賦

貍首帖

貍首方今官帖中定為晉右軍將王羲之書唐人謂
此本荀輿治旁右軍臨之至今謂貍骨帖梁武帝嘗
以古書雜迹二卷問於陶隱居對以貍首方是子敬
書亦以摹迹若此帖無所從來在梁已疑其偽今定
為右軍書何据耶雖右軍嘗為此帖子敬臨之後人
不見本書以名求之便為眞右軍書者是學者不可
不知也

逸少十七帖

逸少自謂此書比鍾繇當抗衡比張芝猶當鴈行後
世論者或異其說至唐然後無異詞信謂其書定出
鍾張右而未者不復有議也庾肩吾以芝為工夫第
一謂繇天然第一而逸少工夫不及張天然過之天

然不及鍾工夫過之然嘗考之芝臨池學書池水盡墨繇卧畫穿被於工夫至盡不可謂繇於工夫特後於逸少也今觀其書卓然聳天成者蓋逸少所謂積學而至者恐不得筆力妙處觀十七帖當以是求之

逸少八帖

逸少於書自分今古至行草逮永和間極於功力矣故所出紫紙多是少年臨川時迹至中年競用麻紙蓋欲其行筆流便屈折如意則書假筆為利器豈徒然也蔡邕自矜能書非流紈不體素忘下筆故點畫無失書法入妙韋誕亦謂用張芝筆左伯紙及墨兼

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建勁文之執方寸千言觀此蓋見古人於書蓋不敢易而為之如此丹陽郡邵仲恭得逸少八帖經生所書也此當是唐人對書者為之然流暢晃朗執若飛動步武於王良猶有舞交衢之態也

逸少書此賦流珠九轉爻不話子化為黃白則自然相使此理不可誣也當世以第一今無復存者但子敬所書猶傳未疑可以伯仲間論也謝安石嘗子敬不逮父書後世或謂不復可辨且曰外人邪得知豈書藝法雖一藝彼亦自有至處恐非造其域者不能

致論也若其神性合得化黃白於鑪錘間者可以論
胚渾之初耶此書摹傳失據更無神明點畫存尔非
子敬書法盡此

洛神賦別本

今世所傳洛神賦余見者四本矣雖王和甫家者号
最勝結字疎密得法然不若此書亦自與周子發家
者稍異子發謂子敬變書洛神賦人間宜有數本似
未見其餘也昔馬澄評右軍書謂勸進洛神賦諸書
十餘種皆作今體知逸少嘗書此賦子敬當是習其
家學故傳此尔然書録不記子敬洛神傳賦其傳之
失實將後人摹搨以見不可知也字法端勁是書家
所難徧旁自見自相映帶分有主客趨鄉整嚴非對
書者不能大觀元年正月為安希古書

子敬雜帖

子敬書如河間少年自不拘束此當行草中也宋孝
武學書或學書戲學而不顯或真行章雜在一紙或
重作數字或學前輩名人能書者而子敬詩賛論亦
入此書大似未能得子敬當處此可與論書法之至
耶謝大傳對書不重子敬每作好書必謂被賞太傳
輙題後以畜之嘗問子敬君書何如右軍曰故當勝

安曰物論殊不尔子敬曰世人那得知此帖軼陵突似敬出其家學宜諸人有逸氣過父之語（意在其本不讓而安石亦似可以不論也）（觀其說者便知子敬）

晁然答持子敬別帖

敬自少刻意書學似恐墜其家声中年自造書妙乃父子名家不能涇渭世人故應異論也謝靈運直謂當勝右軍誠有害名教顧論据本分處如何豈以相勝便謂不順於名教哉唐文皇謂如枯查餓隸不知當時何故立論如此人之好惡相異有至是耶子敬謂世人那得知此能如此下轉語莊子曰有自大視細不明自細視大不盡凡物未能相過是不可議人矣如居下仰望每得其下不得其上今論中令父子者皆其仰而望之得其每下者故宜其視大而不盡也

謝太傅善書而然逸少不取子敬人之好尚各以所見不能為謀也後世論者便以此為据至過有紙誓豈真知子敬父子間邪子敬嘗曰外人那得知且學本家法以意相授非入其閫域者定孰知之此豈世

之言不知責也或為說曰天公問下方人何衣曰衣蟲〻何若曰喙頭〻類馬色卵、類虎天公以為謾使下問還報乃復信之西方諸國聞漢人語蟲吐絲而衣亦以為欺也夫妄言者常托於無而人或以為有信言者每託於有而或以為无人之誕信相欺何可勝辨者子敬於書人竟不得知論者謳之豈易知哉凡人未見者則難於信逮於見而後知者其信審也後人觀子敬書知其言論者皆蠶說也必有得子敬意者然後可與辨此李庠示余別帖竊有感焉天下之迷於是非多矣何可計邪

王中令帖

晉書評子敬書謂筆力遠不及父而有媚趣逸少作大字璧間子敬墁之而更為明日視之逸少不能辨也若此則父子間本無分處縱復有異豈應其論至此也當又皇評書便以子敬無屈伸放縱豈知法度盡處乃可言筆墨縣解是不曾於此求也晉史臣皆貞觀時人其論宜如此

王敬和帖

燕石入祠卞和長號燕石似玉而其精者至與玉相亂然玉石亦自有辨但知者既少則昧者衆矣觀和

之長號哀慟知真贋相
復察也未幾和得玉荆
信然後知和之所悲非
之昔仁廟時購法書於四方治之書落簡揮毫有郢
匠成風之執其帖也具寶章集今入閣觀者不求真
偽謂真晉人書也余嘗察其書北正唐所摹以留御
府者豈知世復有舊劄遺紙存乎今觀李氏所收帖
然後可以辨矣世反疑為臨家者是豈不使卞和長
號於前而泣血於後哉昔燕氏之見晉國城社則哀
感不已真見燕国之城社則悲心微矣世人以先入
為主至其後而無復受入是燕人之見也

羊欣薄紹之帖

羊敬元書出子敬不忘本分薄敬淑書後學大令雖
其纖圓骨力克成但之神明尔然二者同出不能相
遠豈書法果自有所至耶後世論欣書謂舉止羞澁
謂之功力不足皆失其實也當在南朝時買王得羊
薄不失所望謂紹之架交陵師豈偶然者耶張懷瓘謂
紹之羊欣王僧虔康昕王右軍亦欲混其臭味是
以二王帖中多有偽迹觀此帖其所稽矣唐貞元中
欣書正行草纔二十餘紙之行書四紙僅存不知

此帖在唐録中為第幾紙今世藏家類無二人書此其可秘也

鄧艾碑

鄧艾碑集古録謂考其事蹟則鄧艾碑也夫艾又同音蓋名又而音為艾字後世音讀既誤遂相傳如此鄧長曰濮陽城南有魏使持節征西將軍大尉方城侯鄧艾廟：向有艾碑秦建元十二年廣武將軍汝州刺史關内侯定安彭超立當後秦去魏晉不遠宜相傳可考至其後世音失其讀則與其字而移矣然則書文之失其得一二而正耶

銅鼓銘

陳叔夏得銅鼓甚大其飾為蚩尤飛廉塗善金而光耀至今不滅其銘曰龍昇元年七月大匠漁按龍昇為大夏年紀而鼓全似西南夷新作今秘閣猶有但其形製小為無塗金為飾又其文為戲龜為水草與此異也崔鴻十六国書苻連勃勃以銅為大鼓及飛廉翁仲銅駝龍虎以黄金飾之於宮殿之前疑即此也

世傳宗慈廬陵王銘文謂古無是而豐碑本以下綷其說信

然也嘗考吳均齊春秋王儉謂石碑不出禮典起宋元嘉延之為王琳碑石自魏司徒繆襲改墓刻石以碑因述以其德行昔顏之推論碑銘皆不及此乃知不顯著於書者或不得盡考也嘗見南朝得王戎墓銘凡數百言其首書晉司徒尚書令安豐元公之銘其後張率得威斗何承天以為必甄豐求其識得石具如承天說然其制也已備於漢豈持魏晉間耶蔡邕銘論曰碑在宗廟兩階之間近代以來咸銘於碑余見邕之為靈表墓碑便知諸人論之不詳皆不足信於世廬陵王叙述惟謹微覽煩碎然書畫簡古為足貴也

定鼎碑

古圖經稱定鼎碑在懷州衙署其題曰御射之碑以其文有定鼎遷中之十載故自昔其名如此不知定鼎遷都在孝文世而偶以文見之然字畫有法獨異於當時人所書亦見襲中國文物所致而夷俗汙陋漸革也魏書景明三年九月丁巳車鄴戊寅閱武於鄴南十月庚子帝親射遠及一里五十步群臣勒銘於射所甲辰車駕還宮今碑所書年月與史相合然自戊寅逮庚子為二十一日則自鄴至懷而還京師

可以考次也不言幸懷溫等處自是可略然既書親
射勒碑不書其地乃繼文於上以御射在當鄴南然
則此不當略也北海王詳高祖南伐自洛北巡詳常
興侍中彭城王並在輿輦陪侍左右至高宗射之所
高帝停駕詔諸弟及侍臣皆試射遠近唯詳箭不及
高宗箭所十餘步高宗嘉之拊掌欣笑遂詔勒銘

瘞鶴銘

華陽真逸撰

上皇山樊闕一本有書字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闕一字當為亭甲午歲化
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闕一字當作寥廊耶奚闕一字遽也乃
裹以玄黃之弊藏乎茲山之下仙家無闕四字我竹此字
不完故立石旌其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此胎禽浮丘缺二字無余欲無言尔缺五字當有靁門二字去鼓
闕一字當作華表留闕二字為形儀當唯髣髴事亦微冥尔將何之
解化缺五字入此不完又闕二字惟寧後蕩洪流前固重扃右
此六字不完人闕八字華亭爰集真侶瘞尔缺兩字或但止於此未可知也丹
陽真宰此四字不知其次
瘞鶴銘今在於焦山及寶墨亭者蓋盡於此凡文字
句讀之可識及點畫之僅存者百三十餘言而所存
失幾五十字計其完書畫蓋九行、之全者率二十

五字而首尾不預者焉熙寧三春予與汾陽郭逢原
公域范陽禕子偉索其逸遺於焦山陰偶得十二字
於乱石間（袤留惟寧十字完餘二字譌缺）石甚迫隘偃卧其下然後
可讀故昔人未之見而世不傳其後又有丹陽外僊
江陰真宰八與華陽真逸上皇山樵為侶是侶之號
今取其可考者次叙之如此其間闈文雖多如華亭
寒廊之類亦可以意讀也二月一日南陽張墨子厚
記

瘞鶴銘

鶴壽不知其記壬辰歲得於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
天其未遂吾翔寒廊耶奚奪余仙鶴之遽也迺裹以
玄黃之弊藏之茲山之下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
曰
相此胎禽仙家之真山陰降迹華袤留名真唯彷彿
事亦微冥西行法里宰耳歲辰鳴語解化浮丘去莘
左取曹國右取荊門後蕩洪流前固重扃我欲無言
尒也何明爰奪真侶瘞尒作銘宜直示之惟將進寧

丹陽仙尉江陰真宰立石

書瘞鶴銘後

瘞鶴銘在潤州焦山下初刻於崕石久而崩摧覆壓

掩沒故曰復得其全文余恠嘗唐人尚書學而此銘字特奇偉宜世賞炁而卒不見傳於人自張懷璀張彝賓徐浩論書備有古人字法亦不見録考其歲月雖不可得然此山之摧裂玘垝莫知何是時而是書壓覆其下知其刻已久但隱沒石間自昔未知之然其刻畫亦幸至今尚完歐陽文忠公以舊記称王羲之書為非又疑顧況自號華陽真逸謂此書類顏太師沈存中真謂顧況所書如何而碑書篆者上皇山樵也則謂況書將存於此乎取不可得也往時邵興宗考次其文缺四十二字而六字不完又有六字不知其次其後張墨自力求之摹兩山間其闕字三十有五不完者七而又別得十二字與興宗不同昔刀景純就金山經度中得唐人於經後書瘞鶴文以校興宗子厚其字錯雜失序多矣宜直示之惟將進寧則不可究今並列序之來者可以考矣文忠集古録謂得六百字今以石校之為行凡十行為字二十五安得字至六百疑書之誤也余於崕上又得唐人詩在貞觀中已列銘後則銘之刻非顧況時可知集古録又豈并詩擊之耶

書黃學士瘞鶴銘後

黃伯思學士以瘞銘示余世謂晉右軍將軍王逸少書歐陽公疑華陽居士唐碩況道號然逸少逋翁其書可見不與此類嘗考次其年羲之生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至穆帝升平五年辛酉卒當五十九年而大歲在甲午逸少當三十二歲逮四十八年辛亥始去會稽其時未嘗至朱方華陽又非其郡邑所望不得以此為稱碩況於貞元末嘗元和七年為壬辰九年為甲午不良及也上推壬辰歲為天寶十一載況當兒稱其號華陽子蓋自貞元以復皆不合于此昔陶弘景嘗以其居華陽故自號華陽隱居貞白平時著書不稱建元直以甲子紀其歲今曰壬辰歲得之山陰甲午歲喪於朱方壬辰當天監十一年甲午則其十三年也隱居以天監七年游山岳住會稽來永嘉至十年還茅山十二年第子周子良仙去貞白作傳即十一年在華陽此其可知也或曰茅山碑前一行貞白自書與今銘甚異則不得為陶隱居所書然華真逸特其撰銘若其書者上皇仙樵也四人者各以其號自列固不得識其姓名疑皆隱君子也然其書在江嵓石壁摹搨最難又石摧壓其上人不得至風雨雪霜不及故字畫至今尚完或疑梁以

書傳逮六百年不應書如新刻于石今求銘後王瓚
書蓋自貞觀至今亦無譌缺貞觀去梁未久可考而
知也

蕭子雲別帖

今世所傳蕭子雲書或見之碑傳相拓搨刻深畫重
去真遠矣雖況以春蚓秋虵人不謂過也麗正所藏
蓋自貞唐觀入錄後散亡民間張河東初購得之五
代入江南李氏江南平始還內府今視其書與所世
聞異矣勁特挺拔更無後世俗態筆迹健瘦縈紆索
鐵屈折盡妙不露筋絡求於纖瘦濃淡未嘗有遺恨
也昔傳子雲作筆而心用胎髮故得纖細不失或疑
非兎翰知可用以作筆此余未之考也

烏丸僧脩志

李調示余烏丸僧脩石志曰僧脩太原祁人周王之
子因以建族父神念仕魏以讒歸梁封南莊侯又曰
僧脩文德主師雝府臨邊為岳陽王中兵參軍府王
称帝進開府持節荊州刺史義成郡公及執贄來朝
奉璋謁帝天子以公世仕魏朝戮力梁國有命加禮
異賜以強族授使持節驃大將軍出牧溫部方馳劍
騎於秦耀樓般於淮泗天不予年此其所終始余考

之烏丸本北部大姓神元世氏故爲桓附入族官大統十五年文帝寶炬雖詔天下和改姓者復舊然桓氏非神元所命知未嘗復也按梁書王神念太原祁祁人据潁川歸梁魏軍至與家屬渡江封南城縣侯其後謚曰壯神念死子僧辨以兵與梁昨荆然則烏丸在梁爲王氏而並侯蓋神念謚也今考梁書南史太清記周書皆不録僧脩事其神念僧辨傳中亦不稱僧脩史家之缺如此其爲壯侯則又誤梁元帝封湘東王太清元年持節荆雖九州然志謂雖有即世祖也諸書亦不録世祖爲岳陽王至江陵陷而僧脩入周其曰奉墉謁帝則周武也僧脩賜氏烏丸蓋非魏舊姓今姓皆不著烏丸別姓然誤謬相襲其可勝考耶或曰周天和六年其後爲建令考乃書七年三月丙午翊于武鄉何也余以長曆推之天和七年太歲直辛卯其三月癸卯朔則丙午者四日也其月丙辰改元建德蓋十四日矣葬之十日改元忠與史不差可得据也

智永千字

智依搭梁所書集千字至八百本江淮諸寺各留其一至唐而見於時者雖衆然真偽並出藏書者已病

其難得也觀右軍書託和辰世謂然符聖典有鄉背之宜而智永取名譖潛印立蹤盡其家法故側勒弩踢策掠啄檠雖盡其法度而縱舍緩急自出法度外若秦豆之御進復履繩旋曲中規取道致遠氣力有餘此豈可求於書儈畫販而論真偽也千字其初本得右軍遺書梁武世嘗令殷鐵石搨一千字每字一帋雜碎無序因命周興嗣次韻為語當其成時一夕鬚鬢盡白謂心力極於此書然謬用其心可以一笑當世甚重其書詔令蕭子雲寫進而後世以書名者率作千字以謂體製盡備可以見其筆力然非書得成法者亦不能盡工也楊文公謂敕當為梁字本後人作草書筆盡轉移誤尔陳時朝廷命令未加敕字其說誠然知其字謬也

張龍公碑

舊見經序說梁武帝夫人郄氏或疑其事余考其書傳曰龍天主祠得之為郄氏性妬忌武帝受齊國未冊命忿懟投死殿井衆趣救之已化毒龍煙煽焰衝人莫敢近遂為龍天主祠此尤增異而懺疏所說蓋可信豈變熾起伏因心以感者果有耶惟懺言曰經報得還人天道此而祠迺歷陳隋奉之雖居徒不常

而轂麗崇飭祈禱致礼每輙得應又不可知也隋大
業中郎其地造龍宮寺沙門法濟住祠中時為神所
降著衣舞鼓都不自覺然人化為龍與化龍態果有
異哉今得趙畊碑序路斯化龍祈求得應或可信也
今人疑路斯非名當上元中波斯王有甲路斯來唐
世曰以為名者多矣豈獨此哉

隆聖道場碑

高陽郡隆聖道場碑隋秘書郎虞世南撰次書石世
南以書名隋唐間而此碑最顯世競以摹本傳令其
碑在定州龍興寺或疑為摹本以高陽之郡在中山
郡也今考大業雜記九年閏月幸博陵昔為定州先
皇歷試所基遂改為高陽今世南謂大業龍集癸酉
有詔改郡以記王業所興然則與雜記合矣夫釋老
之學教行乎中國自漢晉以逮齊魏僧尼為寺道士
女冠為觀隋改為道場觀為玄壇故煬帝造法雲慧
日二道場金洞玉清二玄壇貞觀十二年復寺觀舊
名則當世南時隋謂道場必矣唐志言定州博陵本
高陽郡義寧元年析高陽郡為桓州武德四年以高
鄭博墅苑為蒲州貞觀初以鄭高陽歸瀛州天寶元
年復以博陵郡為定州而国朝廼以瀛州為高陽郡

以定武之節歸中山則地隨改矣其興廢因革如此知碑非後世所摹也

廣州書跋卷第六

計一百二十葉

道光辛卯秋九月從味經書屋假校陸敕先藏本正訛字二十餘處吳文定叢書堂抄本素稱善本良然

皇下女士方若蘅識